

# 隣敦

期五·四第 卷一第

五四  
月  
併  
號

會 隣 善 北 華

本刊創辦伊始倉促發刊編者雖盡可能  
努力然內容仍不敢謂已盡善爲充實本  
刊使本刊得能做爲今日之國民的良好  
讀物深望諸位作者讀者無忌憚地予以  
指教

敦隣編輯部

文園聯刊第一冊

四 月 文 園

四月初旬出版◎定價聯幣壹圓

近一年來文園社雖然沒有囂張地活動，但是同人們決未沉潛，我們是堅持着捧呈給文學了的熱情，爲了次期的繼續地躍進而省察自我修養自我了。我們沒有天才，我們沒有野心，只求能給文場鼓動起一絲氣焰，給冷卻了變質了的文心與文品注入些微的興奮劑，便於願足了。

從去年五月把「文園」這薄薄的小本子呈給讀者之後，直到現在，這不滿週歲的時日裏，頗接受了不少的評語。有人讚許，亦有人譏罵，不過無論怎樣，總是值得感謝的。

我們從不曾自驕過人們給我們的讚許，亦不會氣餒於人們給我們的譏罵，因爲這些究竟並不是我們所作的文學自身；有人說「好」，我們也還須繼續幹下去，有人說「不好」我們仍然要繼續幹下去。能夠把僅小的心血擲在桌上給人看，便是我們的收穫，其他的讚許與譏罵，似乎並不是我們切身的事。

再有是向讀者聲明的：這薄薄的「文園」自此就要與讀者暫時告別。雖然，愛文園者不必失望，惡文園者不必喜，因爲我們將以新的姿態出現，我們仍是懷有着固有的熱情。願你愛我們這個小團體，並無有任何組織，有人愛而散漫，縱被他愛中，有人至爲熱斷，我們亦不願反駁。總之我們的人性與個性，決非小衆的天賦所能消滅。我們自警作野草，占詩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我們不是喊出許多口號的大作家或編者們，但是這群燒不盡的野草，也並不會對誰來把腦袋低下。

(節錄三十二年二月每月文園終刊號編後記)

文 園 社

中日敦隣史料之一瞥……………王森然……………五

無祖國之猶太民族……………李季徐……………二

沒落的英國……………天志……………四

海洋戰線紀行……………福湯豐……………六

有武事者必有文備……………鹽谷温……………三

神聖的善隣工作……………三原敏男……………六

書局與舊書攤……………實藤惠秀……………三

關於魯迅……………增田涉……………三

野雀譯……………三

今日的話題

北京文場的幾件事……司馬諄  
 以甚麼為基準而授賞了呢……志嘉  
 是以此為基準而授賞了的……魯丁  
 關於袁犀和貝殼……雪魂  
 輿論的微小……劉準  
 又要復古了……潘辛  
 講給孩子們的故事……沙里

文園

秋……司空彥  
 富士七日遊……棕石  
 猿……王真夫  
 草花……崔正  
(芥川龍之介作)  
(吉田三郎作)

編

後

隨

想

編

者

敦隣 第一卷 第三期 三月號要目

振奮起民族戰爭的精神  
 對共工作之檢討  
 最近的蘇聯的解剖  
 中國移民禁止法的撤廢  
 神聖的善隣工作  
 中國人與日本文藝

今日的話題  
 文化的否定  
 忠實于新中國文學  
 值得注目的畫家  
 北京文場的幾件事  
 不會有效的辦法

文 園  
 食客集序言及後記  
 酒色財氣  
 楓葉的憂鬱  
 短寂寞遐想  
 秋的聲音  
 作家的戒律  
 牀(小說)

編輯部 徐熙傑  
 魯君  
 劍之  
 三原敏男  
 野雀譯  
 菅原俊  
 飯塚朗  
 玉城實  
 A.B.C  
 司馬  
 馬馴  
 關永吉  
 木空  
 司空  
 白陽  
 歐陽亞  
 崔正譯  
 紀德  
 沙里

四月文園 文園聯刊 第一冊 要目廣告

復刊辭

我們的論壇  
 今日文場的二三事  
 龍門  
 小言  
 文化關係大聯合  
 詩人三好達治  
 讀書雜記  
 水滸傳與中國  
 關於同人雜誌  
 題未定

文藝復興之夢  
 題未定  
 鑄鐘人  
 同行者  
 錢會計師  
 的陰謀  
 同人語

詩  
 題未定  
 草野心平  
 三好達治  
 王真夫  
 共鳴  
 沙里  
 文園同人

文 園 社



# 中日敦隣史料之一瞥

王 森 然

距今將近四十年前（清德宗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即明治三十

九年八月十五日，中國留日法政大學學生，與日本學友在京京會  
發刊一德漢文月刊雜誌，名曰「東洋」。第一卷第一號編者為光村  
利藏先生。斯時伊藤博文侯，正充隨國總監，曾序該刊曰：

光村利藏將發刊册子，名曰東洋，來請余詞，其有名稱有  
實，苟任其實，則操賦從事，編輯者明目張膽，宜注意於政治文  
學，而國際外交之否泰，實為通商之盛衰，工勳進步，風俗改  
善，凡影響人之耳目者，應羅糾扶，務期變遷，操賦之任，亦可  
謂難矣。姑釋弁卷首。

明治三十九年八月 伊藤博文（下有二印）

此文為伊藤博文先生和紙所題，卷首繪圓形「治東開」小印  
一額。文末印朱白二名章。凡足珍貴。文後為先生印式裝印像一  
額，再後為大隈伯爵像，再後為總理衙門及教習官非博士像，  
法政大學全景，太平洋沿岸激浪風景圖等。

發刊詞有云：

五洲紛矣，禮俗未交，而疆域之大，人民之衆，物產之豐，  
莫若我華細亞，而細亞亞國之數久最著者，又實為中國，日本  
朝鮮，安南。蓋此四國，雖疆域之廣狹，民俗之習尚，各有不同，

而其境界相接，同文同種，伊古以來，玉帛通好，聲齒相依，獨立于東洋，雄視于宇內，蓋數千百載，為一日也。中世以降，文化西漸，歐美諸國，文明盛開，國富兵強，遠聲高懸，不啻震盪，互擴其版圖，勢力之所及，駭駭乎不知其所底止。安南已為法國所並，朝鮮僅得自立，中國物產之富饒，土地之肥沃，久為列強所垂涎，今也日俄兵爭始盟，日本大有所嚮，君臣宵旰，致力於內治，清國銳意以改革宿弊，收回利權為事。韓國亦借賴日本，廢革統政，其庶有幾乎。吾人正庶可以得為太平之早乎。雖然猶未可知，請拭目俟之。夫宇宙萬有之學，概莫不歸於東洋，今及之漢土史乘，歷歷可徵，而歐美諸國，明其英，於其華，既既融和，撥其宿憾，播之諸華業，垂三百年以迄於今，在國運之隆，學藝之盛，適出於此細微之上，雖所謂文明開化之邦步者，是耶非耶。且夫方今五洲各國，苟具有主權者，練武修文，角逐牙爭，苟有過利之可探，亦必趨焉，無所不為，吾人苟因循姑息坐視其變，而不為之所，徒恃往時文物之盛，幾何其不胥而為埃及，為印度，為波蘭土也。然則吾人之處此，將若之何？曰：吾人關於東洋者，宜有協心戮力，研鑽學術，啟發智能，內敦其交，外禦其侮，舉國文同種，輪車屏齒之實，恢復往昔國運之隆，文物之盛，冠絕宇內，其亦庶乎此可也。吾人有所知於此，不揣固陋，爰與同人謀刊一新誌，名曰東洋，意欲戶大刊行，凡百政治法律經濟，以至文學技藝，苟有可以為吾國發奮，挽回國運之助者，泚筆並舉，網羅無遺，以為交換智識之機關，普開邦陸之鏡鑰，則於國運之無疆發展，豈未嘗無小補，此不獨為吾人大事，抑亦東洋三國之幸也。

伯時大隱復有頌辭云：

近時中國，蓋特出洋大臣於日本及歐洲，比為目的，欲觀察要存各國制度文物，及行政組織，以謀自國之改革革新也。是與我日本距今三十五年前，岩倉公以下諸臣于歐美各國，觀光稽察以改革制度，一若耳目，同其狀態，而日本當廢數百年來繼續之封建制度，時而行之，今清國亦以斷然廢千年來繼續之科舉制之時，蓋出洋大臣，其時機略相似，然則清國政治開通之端，將自此而始，況於上有英明神運，宜察察之西太后，垂憐視政乎，且各出洋大臣之歸國，必當察歐美各國，良法善章之所在，取捨折衷，購究所以適中國之今日，以有所上鑒，此吾人之所確信也。雖然自今清國政治之改革，必當如日本之觀察各國之制度文物，而採用之，而此將來務於文明開化之立憲政體，企望之，實行之，亦必當如日本也。

夫清國之盛衰，於東洋和平之局，有最大之關係，故清國而一亂，則其害及於歐國，實日本之禍也，不啻日本之禍，延及於東洋之平和，攪亂世界之安寧，其禍及之深及，何所底止？嗚呼，故清國之改革革新，來中國全土之文明，中國之文明始開，而東洋之和平於是乎定，此不啻東洋之幸，亦世界之幸也。

清國之盛衰，係東洋之安危如此，而今日之時勢，關係最大，今以西太后之英明，斷然革弊，一新庶政，則其漸進化亡者，勃然振起，其挽回運道，不俟期年也，苟能振起，則受劫國之尊嚴，果如何哉，嗚呼！千載一時，機不可失，願清國臣民，同心協力，以舉革新之實，實吾人之所企企不捨也。所有志之士，相謀設刊新誌東洋，欲以較舊識之誼，俟開發智識之實，余俾其舉



之適時宜，述一言以代駁辭。

再後爲清國公使楊福祝東洋之發刊，於韓國京城寄會。

再後爲洋學人梅謙次郎之文曰：

今法政大學校友諸氏，有謀發刊漢文雜誌「東洋」，余聞之不  
堪欣忭，茲欲一言以爲說詞。夫中國者古文明國之一，如我邦之  
舊文明，所承於中國者甚多，然歐美之文明，概後於東洋諸國而  
發達，而今日皆趨於我東洋之舊文明者，不可爭之事實也。我  
邦自維新以後，銳意移入歐美文明之結果，嗣至今日，相得與彼  
比肩矣。而中國以大同自負，從來外國之事物，採用者甚少，故  
今較諸歐美諸國，終不得不一籌焉。幸而近年中國之有識者，  
有悟於茲，力以移入新文明爲志，是雖微中國之幸而已。抑國之  
強弱，雖依人口多寡，國民貧富等複雜之因素而定，而若他之原  
素，爲同一者，則智識之程度高者其國強，智識之程度低者其國  
弱，否或智識之程度高，而爲補其他多少之弱點而其低者，雖他  
因素皆占優勢地位，而竟不爲弱國也。且弱國者，非但自保其  
國之安得爲難，在被強國，原有其安得之憂，後我邦汲汲然增  
進中國之智識者，蓋一以報古昔所學於中國而進我文明之思，  
一爲我邦自強之故，蓋自覺進強國之智識以強其國之必要也。雖  
然增進智識之道，不一而是，由於定期刊行之雜誌，爲一之辦  
法，固今日識者所公認，因是觀之，此東洋之發刊，實可謂滿於  
時宜者，此余所當稱頌之贊成而不能贊也。況於將來，加改良以  
改良，至永仰爲漢文雜誌之泰斗，則更有厚望焉。

再後爲清國北京學務部參事官范源濶，及清國公使館參贊官王  
克敏（即今之評北政務委員會之委員長王叔魯先生）清國廣東省法

律學堂總教習同三先生說新誌東洋之發刊。

設林中有日本文學博士三上參次先生「中日兩國實際之回顧」

一文亦有莫大價值，頗堪一讀。文云：

往昔我日本人之先祖，從中國人之先祖，受種種教育，今道  
溯千數百年前，中國與我邦之交際，誠浮濫之歷史也。此千數百  
年間，固多平和之交際，而間亦不無戰爭之事焉。今欲述兩國關  
係之沿革，若不釐清言之，反阻讀者之興味。但予決非有他意，  
實爲日本與中國有緊要之關係敢直言不諱也。若有曾涉過誤，請  
聽焉。

昔欽明六朝之時，正當中國隋朝以前五代（合稱爲六朝）之時  
代，此時中國人已有歸化於日本者。或稱秦始皇之後裔，或稱漢  
室之子孫，其數已有七千家之衆，此七千餘家，試以平均數計之  
一家爲五人之家族，當有三萬五千人，一家爲十人之家族，當有  
七萬人，何其盛哉。此固今日我國同胞中，多存中國人之血統，  
可以知也。

上古以來，中國之文明，由朝鮮之媒介，輸入於日本，至推  
古天皇時，始開直接之交通，而中國之文明，亦直接輸入於日本  
不復俟朝鮮之媒介矣。自是以後，日本有稱唐使，屢至中國，  
中國亦屢遣使於日本，日本學生之留學中國者，不爲數，又僧侶  
之航于中國而學佛教者亦甚多，即由唐使留學生及僧侶等之手  
將中國之文明，輸入於日本，此顯著之事實也。其留學中國僧侶  
之日記，及紀行傳記等，至今猶存。余在大學，講日本歷史之外，  
從事日本歷史資料之蒐集，已所得有弘法大師及傳教大師入唐時  
之文書，如今日所謂旅行券，或實錄目錄，及病發大師，智體大

師，併成尋常所入唐日記，錄存其全部，或一部，觀於此等之書，則可知千年以前，我國輸入中國文明之困苦也。

當時日本學生及僧侶，留學于中國之艱難，決非尋常也。果何？如請嘗試言之，今日清國人之來於日本也，水有汽船，陸有鐵路，不數日而計程可到，而在昔日，則船體皆小，非今日蒸汽船之比勿論也。搭一葉之小船，自九州航中國，歷過颶風，或有空運者，或有漂至安南暹羅者，此行實等於拚命之難也。而留學生中更有名者，曰阿倍仲磨，其人當唐玄宗時，留學，後欲歸于日本，以船小難行之故，終不能歸，淹留五十餘年，遂為中國人又有藤原清河者，為日本所差遣之使節，亦因船小難行，不能歸，再還於唐廷，而死。是皆最為著名之事實也。以昔日之航路比諸今日之航路，則其難易不啻天淵也。

今日清人之留學於日本者，取日本人所講論者，通譯而學之，豈不亦便乎。仲磨等留學於中國也，或與吳音，或與漢音，不可不由中國之語，就中國之人而學之，此至難之業也。較諸今日留學諸士修日本之學問，其難易固非同日之論也。

日本朝廷，所遣之使節，及留學生僧侶，等苦其艱難，以得中國之文明開化，傳之日本，需來數百年，日本之風俗，與問，政治等概根據于中國之制度文物，而漸發達者居多焉。此故今日日本人而為清國人施教育者，則謂以先祖所受之恩，今日為之報復，亦無不可也。然而茲有一事須注意者，何也？日本人之先祖，所學於中國之事物，決不徒囫圇咽下，必咀嚼之，必消化之，使變其質而化為日本人之事物而後已。微諸政治學問風俗等百般社會事物而可知也。試取其中最簡單者以例之：即如文字一

事，在中國之慣例，不可不寫多量之文字，如象形，如會意，如指事，如諧聲，如轉注，如假借，所謂六書者，皆頗困難。日本人取此至難之文字，變為簡單之四十七文字。例如變伊為イ，變呂為ロ，變保為ホ是也。此所以日本人之進步，勝於中國人也。今也清人東航受教育者，終不絕，自今將日本之教育，全化為自己之物，亦須如此；此為重要之事實也。然此唯不過文字一端而已，尚有種種之事物，自中國輸入來者，皆不徒囫圇咽下，而能咀嚼之，消化之，混合融於日本固有之人情風俗，而為日本人所有者，亦可以為清人之益效也。蓋日本為島嶼而萬世一系之君主國，故文明開化，無論受自中國，或自歐羅巴，或自亞美利加者，雜化為日本固有之物，此日本文明史上，顯著之特徵也。而今而後，中國之輸入文明，亦須消化改造之，以令適合於中國之實際，是為最要。

日本當修中國學問之時，尊崇太過，唯知有中國，而忘有我日本者，蓋有之矣。舉例言之：嘗有某漢學者，其弟子，問之曰：「諸子修孔子之學，極尊崇之，設若今日以孔子為天將，孟子為副將，大舉來攻，則諸君將如何之？」諸弟子愕然不能答。於是先生徐言曰：「孔子之道，余嘗難於尊崇，而其來攻日本，則我之敵也，余當擊退之，始可謂開明之旨趣者矣。」是非敢仇聖賢，乃善學聖賢者也。又於某時代，尊崇聖賢之學之餘，自視太卑，自稱曰東方夷人，至有筆之書而不悔者，是失辨別事理之明者也。於是自視太卑，而辨明內外本末之分，雖崇拜聖賢，而不自視太卑，即取中國之學問，為自己之學問，此與善學聖賢者也。故日本有如斯之奇蹟，而後，遂

輸入西洋之文明，而致有今日之盛也。

日本以島嶼成國，且二千五百年以來，戴萬世一系之帝室，統同一致，甚見便宜，而中國則異是，其疆域廣大，而統緒甚難，業既廢幾十回之革命，以至今日，特與日本帝室之爲萬世一系，是所以其便宜不如日本也。雖然於國情所得爲之範圍內，宜導於日本之事績，以爲範型，是爲必要。然此專就學問上言之也。更與日本與中國交際上之關係言之：中國自古，自稱中華，華夏，其環中國而立國者，稱曰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皆以劣等民族視之，故對本與中國相交際，中國動以日本爲附庸，爲屬國，而自處尊大傲慢，故我日本或敬而遠之，或不以成心待之。試舉顯著之一例證之：如隋書之倭國傳所記是也。當隋大業三年，（日本推古天皇三十三年）日本遣使於隋求佛典，其所贈之國書，有日出處天子，致書於日沒處天子之語，倭帝見之不懌，叱曰：「是失敬之書詞也。」自今以往，凡從外國來之書有如斯失禮之語者，切不可上奏。隋書所載實如此。自日本觀之，其云日出處天子，致書於日沒處天子者，不過謂日本與中國，爲對等之交際，敢非有異志。然中國則爲如下走致書於主人之觀而大慙，是實中國數千年來因襲之誤也。以是日本之使節，至唐之朝廷也，往往爭其地位席次而不屈，而在唐則謂日本人爲傲慢不遜，其事載在舊唐書。夫爲日本人好爲傲慢者，即因自己之尊大也。不省自己之尊大，而反慢罵他人，是實人厚而實己薄也。以自處尊大之意而爲外交，其國當極強盛之時，如漢武帝唐朝及清初之時代是也。至國勢稍衰之時，却不免招致多損失也。在日本足利氏時代，已有此事。明朝慣例，對於日本之幕府，欲與朝鮮琉球，爲

同等之待遇，故對將軍足利氏，有封汝爲日本國王之語。當是時足利氏內帑空虛，未遑向位次之如何，祇以充實我格爲得策，賜登明太子，多受其贈遺，以遂自利之計。又豐太閤秀吉征伐朝鮮時，明神宗出兵援朝鮮，日本與中國，始爲長期之戰爭，其至將講和，彼此之意見，相去甚遠，遂生大齟齬。日本所訂之和陸條件，第一要明太子之公主，娶於日本太子；第二要將朝鮮之八道分爲二，以其一半還附於朝鮮，他之四道，歸於日本。此外尚有幾多條件，然在明朝如此條件，以爲不堪入耳，惟欲以封王之條件，壓伏日本，而爲和陸之實行，則遣二使者來日本，不允日本所提之條件，且有封太閤爲日本國王之語，於是太閤大怒曰：「我若欲爲日本國王，何須明太子之指揮乎，且我爲日本國王，將如我太子何！」乃逐還其使者，由是第二次之戰爭以起。

日本與中國，時有紛爭之事者，其原因安在乎？實由於中國之唯我獨尊，自稱中華，號中國，以爲坤輿之間，無復有勝於我者，而以日本爲東夷觀念之所致也。故若仍存尊大自國，而蔑視日本爲東夷之意見，則永久不能杜絕紛爭也。不特對日本爲然，將來對於諸外國，最不可不深自省也。且夫世界之形態，近年變化，試展與地圖觀之，則日本與中國，其北方有巨大一物而覆蓋之，日本與中國，實有唇齒輔車之關係，故欲保東洋全境之和平不可不同心協力，敦交誼，而當他之強敵。蓋在昔日日本中國，各以爲休戚不甚相關；自古以後，不可不對於北方之強也，即在東洋而立國者，不可不和步協同，以保全東洋之和平，爲誠意之交際，設中國人而誤解此言，致有猜忌外人之思想，是亦目前危險之事也。近來南方之中國人，聯合排斥亞美利加輸入之貨物者，

勢頗頹廢，似其功者。又爲回復利權之事，雖不必爲不良之舉動，假令此事與華外思想，相聯絡，而發現於種種之方面，實爲中國之最大危險也。例如北清事件之起，（即義和團事件）因排外之思想，却自釀此大不幸之事，蓋欲保守自國，不必排斥外國也。保守自國與排斥外國，大有程度，可思耶？

以上所述，只就平和之交際言之。茲更論及日本與中國戰爭之狀態，日本與中國戰爭之事，亦數次，其最新者，爲明治二十七八年之戰役，敘不更述，彼元世祖來攻日本時，日本防禦之，獲奇勝之戰勝，但在唐高祖之時代，日本軍常有敗北者，試舉其事一言之，今之朝鮮，當稱三韓時，神功皇后征之，自是永爲日本所有，及唐太宗與，滅三韓北方之高句麗，至高宗時，竟爲已有，當時日本出兵救高句麗，與唐兵戰而爲所敗，以後朝鮮殆全歸日本之手，然余謂此敗却爲日本之大幸，此雖余一人之私見，爲清國人者，最宜注意也。何以言之？日本爲島國，隔海而領有居於大陸之朝鮮，故朝鮮不幸實物，或爲無禮之舉動，不可不在征之，實爲煩累，是以日本國內却有不可整頓之勢，然既已戰敗而棄朝鮮，乃專力於內治，大加整理，大賈之律令，亦由此而出焉。而日本之文明，遂爲顯著之發達。是所謂因禍而轉，轉敗爲功者。余故曰戰敗於中國，却促我日本之開化者也。當是時日本遣使節及留學生借於唐，遂將中國之文明，輸入於日本，而唐雖擊退日本於朝鮮，但以隔海之故，亦不能航海而來攻，爾後維持和平之交際。大凡戰爭之事，勝固有益，敗亦不必爲損，若能因禍致福，則雖敗亦足以爲幸，即如此次日俄戰爭，亦當作如是觀，假如俄國能以戰敗日本之故，夢覺朕醒，大改革國政，

則其因敗北所得之利益，果爲如何？此不獨俄國之幸，亦世界之幸福也。又不惟日俄兩國，然日本與中國之關係，亦作如是觀。彼二十七八年戰役之後，清人之留學於日本者，日益增加，猶廿餘年前，日本戰敗於中國之後，師中國之文明，遂爲非常之進步，自今以後，中國之進步，其蒸蒸日上也。實不容疑。清國之將來，可以目前俟之矣。二十七八年之戰役，中國實爲日本之所破，然爲一夢覺朕醒，設進步，其所獲之利益，即足以償成敗之損失而有餘也。

以上所述，概屬往古之事迹，而又回顧二三百年間之事，亦有可一言之者。德川幕府之時代，即王政維新以前中國與日本，無國家的交際，然中國之商船實始來航於日本長崎者，不爲他，是私人之交際，始終未嘗絕也。不惟將種，珍奇之物皆於日本，學者之來我日本者亦多，如水戶侯所招聘之朱舜水是也。又僧侶之來者，如黃蘗宗（即神宗一派）之開祖元師等，其最顯著者也。爾來四五十年，自中國將種，文明，傳於日本者，實不遑枚舉也。

他如「時事反響」欄中之「日本對滿洲之措置并外人之日本觀」，「香清國員」，「中國人之自覺」，「救國論」，「清國之啓蒙」，「教育」，欄中之「舊學塾會之創立」與留學男女生畢業之統計，張德馨之家庭，清國教育家嚴氏及令忠，日清合材木公司之創立，日清印刷機製造等文，均爲極珍貴之史料。第二號第三號尤多佳作。限於篇幅，錄後校讀，以餉讀者。

# 無祖國之猶太民族

李季徐

現在世界上，有形成動心魄的日耳曼民族，拉丁民族和東亞民族，與反種種階級之盎格羅薩克遜民族，斯拉夫民族相對峙，此外還有一些漸次抬頭與獨立運動的，各被壓迫之弱小民族，都可直接間接的，牽連着世界動局。此外尚有一個足以駭人聽聞的民族不單對世界動局有深遠的影響，對世界戰爭的發生，也由於這

個民族的策動而起。說也可憐，這民族現在並無國家保護其人民之權益，更無一定地城作他們同族之聚居生活。因此分散於世界各地奔波流浪在天涯地角，差不多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都有他們的蹤跡。他們隨便的隸屬於一國主權之下，或參加某國國籍，故世界各國人都稱之為「無祖國的民族」。這個民族對於耶穌聖地耶路撒冷地方的猶太人。猶太亡國至今已有一千餘年之久（猶太亡於西元前七三二年），其民族當早已受他族之同化而消滅了。可是事實都與此相反，該民族至今分散四方，據統計尚有數百萬之衆；這些已經失去維繫民族生存的政治力量的人們，在名義上已不再是猶太人。最可憐的，他們祖先却遺傳給他們一副狡詐陰險的骨節和堅強齊齊的性格，至便這二千年後每個猶太血統的人，都具有一張勾鼻鷹淚及奇瘁的面孔；在這面孔裏面，却又掩藏着卑鄙，狡猾，險險

愛財的心理，他們由於祖先傳留的創立事業本領，有善於經商的頭腦，和最能理財的手腕，每個人只憑着自己天賦的才能，在世界上奮鬥着，而日大半是相當富有的資本家。

這些沒有祖國的人民，雖有高超的經濟手段，只知主張個人利益的自由，却毫無政治思想及國家觀念，所以他們永計及由自己的努力，重新整頓復與自己的民族和那歷史最古的國家。以免在世界各處飽受異民族的唾罵與白眼；反之，却惟恐受到國家的束縛政府的限制有礙其自由發展事業，而轉徙世界每個角落，用着不同的國籍，永久過着僑民的生活；利用此特殊力量，作利益的發聲。因此他們在現在世界上，可說是無孔不入，甚至可以用其力量左右世界情勢。而且這世界第二次空前的大戰之來臨，也可說是由於猶太人的主使和操縱，所以對於猶太民族，便成爲世界上最難解決的民族問題了。

現今世界各國中，猶太人佔最大勢力的國家，要算美國與蘇聯了。猶太人爲其自身事業策計，不惜出以相與之手段和反動的主義，矛盾的思想。例如他們一面根據自由主義的原理，在美國發展成極端的資本主義；一面又創造新的社會共產理論，來赤化俄羅斯

對這標形成世界士兩大勢力，更利用這兩大勢力，向世界各處伸張，驅逐各小民族；可笑的塞格羅薩克遜民族，和斯拉夫民族，却都願爲其傀儡，供其驅使，甚至竟因這兩極端主義的前進趨避，而自相殘殺火併。

至於猶太人在這兩國中發展的真相，是很複雜的；簡言之，當十九世紀發現新大陸之後，歐洲人競往美洲開闢，一般在歐洲受排斥的猶太人，便也脫離歐洲，而向美洲找出路。自然在美洲的富源中，是很容易發財的，何況他們還具備天賦的致富本能。於是每個貧苦的開墾者，不到幾年便成爲富有的紳士。有了現款自然更易謀利，此時恰值美洲石油有驚人的發掘，這些有錢的猶太人便致力於油田之開採和投資。再加上美國新興工業之進步，油田，煤坑，礦山以及各種機械工業發生；而猶太人便對這大企業投資，漸次他們的資本增加到不可思議的數目，乃有各種托拉斯的成立；利用大企業吞併小企業，甚至將全美國的產業併在一起；於是這些猶太人便成爲至高無上的大資本家，而美國的經濟狀態，遂達於資本主義的極端，造成金融資本的特殊階段。這些猶太資本家，爲了自已事業利益起見，而以金錢購買政治家，或自身參入政治組織，居於最顯赫地位，來支配美國的國策，向世界各地進攻。更持命元國家之資本凌亂世界經濟。這便是猶太美國的狀態。他們實力僅以一個明顯的例子來論，盡人皆知的世界電影業策源地好萊塢內所有七十餘大電影公司中，有五十幾家是猶太人開辦的，而猶太人各領影廠投資的股份，約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可見猶太人在美國的情形了。

其次是猶太人在俄羅斯的發展。當十九世紀的末葉，世界文化思潮，由於自由主義思想的發展，已呈崩潰的趨勢，猶太人在歐洲

勢將無處安身。但此時出了個社會主義者，猶太人的馬克斯，他因爲自身的貧乏窮苦，乃著書立說，提倡世界革命，階級鬥爭和共產主義，並組織歐洲各國的聯盟，於一八六六年成立第一國際，以次尚有第二國際，第三國際的組成。同時，俄羅斯帝國的斯拉夫民族，正處於暴虐的沙皇勢力壓制之下，遭受無非生活的煎熬，猶太人以爲有機可乘，便利用共產主義的黨徒，向俄國伸張勢力，趨於達到赤化俄國的目的。於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是即爲今日的蘇埃維聯邦。自然，蘇埃維社會主義共和國，是出於猶太人指導，對於猶太人便有一番的高。看了所以蘇埃維乃首先驅除歐洲各國的排斥猶太人的主張，更在境內組成純粹猶太人的國家，直轄於蘇埃維聯邦之下。（據調查猶太民族在蘇之總數，約有三四百萬之多），並且居蘇埃維政治最高地位的領袖中，還有很多猶太人，很顯強的把握國家，操縱世界共產主義，幫助他們來恢復世界秩序，以遂其赤化世界的野心。

以上是猶太人在世界上形成的四個思想的極端，個人自由的資本主義和社會共產主義，這對於他們同一民族提出的不同思潮，也時刻地在世界上發生磨擦和矛盾，乃至成爲仇敵。但今日却爲了戰爭的利益，和環境命運的驅使，這水炭相似的兩民族國家——英美，蘇聯，竟聯合成反軸心陣營，來抵抗全體主義的國家，其實他們的骨子裏却合着那最繁複的分崩離析的狀態，自然在世界戰爭上，不會有勝利的結果。

至於猶太人與發動世界戰爭的關係，便是當德意志那其斯黨執政，希特勒總統就職以後，由於對猶太人劣性格的憤憤感情。乃主張排斥猶太人運動；經過數載的嚴密工作，終將德意志所有的猶太

人，驅逐猶太人；猶太人之大部份，皆曾居住於德國，也有很多作著高尚的職業，如新聞家，法律家，醫師，教授以及資本家的商人等。同時歐洲其他國家，亦風起雲湧的發出排猶運動，驅逐猶太人。當他們被驅逐後，自然對總政府感到憤恨，而相繼到這兩個能收容他們的英國和蘇聯來；由於環境的苦惱和不甘心，他們便利用自己的勢力鼓動英美蘇聯各國的政府，並操縱國際以達其報復的目的，而掀起了第二次世界戰爭的巨浪。

這樣兇恨的猶太人，在世界上已經鬼混了很長的時期，爲了以後不再使他們鬼混下去，所以必須對該民族問題，想一個具體的解決辦法才是。而且世界戰爭的結束期，就將來臨了，這猶太民族問題的解決，恐亦成爲當前之急務。這操勝利左券的德國方面，日德蘇政府的首腦們，似應對此問題加以研究，而親爲收拾戰後世界殘局的一件大事。

以上要略的，將無祖國的民族現勢，與在此重大世界戰爭下的意義，作了簡明的述說。至於這些民族問題之解決與否，還是建設世界新秩序的百年大業，並非立時可以辦得到。由最近世界戰爭的戰果看來，這些問題的解決是有必然的可能性。查根據民族共存共榮的指導理念，來建設民族協和的世界新秩序，徹底驅除以民族掠奪征服民族爲目的的英美的舊世界體制；除以民族獨立與健全發展爲先決條件外，對於擾亂世界的民族，可一步一實現其處置理想，這正是時代轉變的決好契機。是故我人在河打倒英美完整聖嚴道上邁進的同時，民族問題的解決，實在是不可忽視的。

## 着眼點 (日本實錄)

松村武夫

有一個住在大阪的船員，他想要避京都，就避往關西地方去了。途中過一個山嶺，山嶺有寺廟，他就歇在了那裏。從前也上來一個船員，大阪的船員就問道：「你是由那裏來的，要到什麼地方去呢？」對方的船員答道：「我是京都的船員，想避一避大阪去的。」聽了這話的大阪的船員微笑著說道：「哦，我是到京都去的，可是一想想，無須轉意跑到那裏避，因爲這山嶺還很高，所以全都可以看見了，我們在這心曠神怡一下，不也是一樣麼？」京都的船員也贊成地說道：「不錯，不錯。」兩個船員就都用後腳站起來，都以爲是眺望前途，可是因爲他們的眼睛是在腳後後方的，所以大阪的船員還是看大阪，京都的船員，還是望著京都。他們及理會這層，很不滿意的說道：「咳，真是，京都和大阪彷彿完全一樣啊。」「大阪也是和京都全都是一樣，白走了一遭了。」說着就各自自由原路折回去了。觀察船員的時候，往往引起過失，所以觀察是最要緊的事。

〔杉村英治譯〕

# 沒落的英國

天 志

## 海賊主義的因果

若是說現代已有一大變遷發生，那這必定是大英帝國自行崩潰的事實。在今日戰爭多事之秋，世界上的人類，不論是敵方或友方，沒有一個不注意這個在眼前所展開的大變遷的。

昔羅馬大將大阿佛利肯斯，於上戰，爾塔可後，縱火焚毀其都城，復自擊會堂，中海南岸極其榮華之首府成爲灰土之餘，不禁想起阿馬特維滅亡詩句，而慨嘆不已。未知爲此現代加爾塔可的英國一極同情之漢的人，是在何處？即使英國著名戲劇作家莎士比亞重生於今日，恐亦將爲之擱筆而慨嘆不已吧！

說起來大英帝國，迄今仍爲世界上一個富國，一個強國，同時又是一個文化國。其國的壽命雖將及二千年，而實際上大英帝國的壽命，僅不過其四分之一，即四五百年而已。具體的說，大英帝國的建立，是愛麗沙白女皇以後的事情。英國歷史之著者

西萊曾指出大英帝國的發展不過是近代事，其中說到：「愛麗沙白女皇晚年英國在歐洲以外尚完全未獲領土，蘇格蘭尚爲一獨立國家，英國在愛爾蘭的勢力，僅限於那種人民之間的小殖民地。」

英國的國既以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以及法國爲鄰，但是他如何能建立那樣大的大帝國，由英國女皇維多利亞的領土竟發展到一太陽不落的國家呢？這不外乎是那種行爲預斷所致。現在舉例來說，克倫威爾時代的英國，以一國所開拓的新教國疆起，根據自由民權主義，而完成其革命。然當時克巴曾謂：「荷蘭無論在海洋上或在世界上，是一箇在商業上與我國竭力競爭的國家。縱令彼具有新教徒的勢力，但非使其滅亡不可，即感借舊教徒國的援助，使其滅亡。」由此可知英國是以強國武力來打倒的競爭者的。

英國的戰爭，並不是簡單的爭霸戰爭，而在其裏面必伏有商業上的得失。例如英法戰爭，法國擊敗北美後，英國即欲奪取，對



印度亦復如此。總而言之，英國的戰爭是商業本位的戰爭，起初他先記帳，然後再來算一算合算不合算，如果合算，那是動手。所以英國既不是當時的霸權，又不是發作的霸權，而他所採取的行動，是恒久的，有計劃的，而是大規模的，連續的，普遍的。

英國祇要一見有勝利的把握，就立即動手，不論對手是誰，非達其目的不已，英國就是這樣的新世界，建立了大英帝國。但是後來不幸因為發生獨立戰爭而喪失了，其一部今猶以加拿大的資格存在。法國先企圖侵略印度並發明了侵略的印度的方法，第一認為印度軍隊總數不過歐洲的軍隊。第二若訓練印度軍隊，則果定能以印度來征服印度。但是法國這種如意的算盤，後來被英國奪了去，英國用這種以毒攻毒的方法，征服了印度，將法國人驅出印度，又澳洲過去稱為新荷蘭，係英人從荷蘭人手中奪過來，南非亦是出荷蘭人手中奪過來的。南非聯邦國的建立，實始自英國國王維克多利亞晚年，而至愛德華七世之時始告完成。英人是這樣的海陸根性，一有機會便充分發揮其本能，並往往自誇其機會，恰如鯨魚一樣，幾乎將世界每個角落都覓食盡了。

然樂極生悲，好景不常，英國國勢日漸衰頹，如人之下山，由維克多利亞時代而至愛德華七世，而至喬治五世時代益趨直下，一落千丈。關於英國的衰亡，在其最盛之時即維克多利亞時代，早已有所示，並有人諷刺所謂「教條的巨人」及「衰老的巨龍」等言詞，已成爲英國的代名詞。

在極少數英人知識人士中，亦不乏關心英國將來者，英人比

亞遜，曾赴澳洲，後由澳洲返國後，於一八九三年書了一本書，題爲「國民生活及品性」，渠在該書中，對白種人種作了極盡細的觀察，其所說的白種人種，乃專指英美盎格羅薩克遜而言，這一書的便內便可瞭然，筆者（德富蘇氏自編）曾一閱該書目錄較羅馬帝國大三倍之大英帝國，有開始發生自行崩潰作用的兆候之餘，不憚「爲我大東亞復」的曙光，而私爲欣慰不已。

西歷一九〇五年英國牛津社會在東京刊行一書，題爲「英國之衰亡」。該書曾列舉英國衰亡理由大致有九：（一）都會生活壓倒了農村生活，破壞了英國國民的健康與信念。（二）二十世紀的英國國民只注意保養場所，毫不顧及海洋。（三）英人過于體弱與修養。（四）對文學、戲劇趣味的頹廢。（五）英國國民的體格與健康日漸衰頹。（六）英國國民在知識上及宗教上的生活頹廢不振。（七）租稅過重，市政費過于浪費。（八）教育腐爛方法在英國委實可行。（九）英國國民的自衛力與國防力已成爲無力化。

又最近一九四〇年亦有「大英帝國之衰亡史」一書出版，著者爲林法蘭特，而係由愛特維特氏摘錄，附以序文及評語，其文句既相當辛辣，又相當痛快。其內容于茲不擬贅述。總而言之英國的衰亡，在最近的五十年間，其色彩與日俱深，一片愁雲已籠罩了整個的大英帝國。

英人目前此種情形，自寬乎？抑或默乎？英國自英國女皇中年以來，即向唱所謂帝國主義，而實行一種輸血方法，如提斯萊斯以印度皇帝之帝冠加諸英國女皇。他如西利爾，羅斯塔利；萊爾克等之談論以及強伯爾的帝國主義等，都是最著的例子，而充文學者喇叭手的，實爲基督林。

然而這些流血方法，並未發生如他們所想像的効果，反而促進英國快將衰亡。

第一次世界大戰，實使英國立於生死存亡的關頭。戰爭在面上看來，英國獲得勝利，德國失敗。若英國能用這大的勝利，窮究自新之道，則英國也許能將這機會重新復活。然而英國竟沈溺在這次勝利之中，廿年來，苟且偷安，遂致陷于今日的狀態。反視德國宛如索扶的患者，於大柄之後，恢復了健康，其身體之組織為之一新，已獲重生，而英國與德國的關係，其廿年前的地位與廿年後的今日，恰完全相反。

英國於一八九六年前，「德國如刀」(Made in Germany)一語出版後，始對海濱街頭每家店中無不堆滿德國貨的事實，加以注意，並有人大張旗鼓，改英商習慣，恢復能率主義，如羅斯。培利，便是其主要人物之一，然主張不過是主張而已，這第一次大戰以後，英國對於德國，幾乎毫不關心，對於此事提出警告的除了現在英國首相邱吉爾以外，儘有极少数的人而已。

事情到了今日，似乎早已無法措手，若進一步的來考慮，則知英國陷于今日的狀態，可以說是因果之報。因為英國在過去已充分其做了其海賊主義，其榮光顯赫的在世界上建立起大英帝國，也無非是海賊主義使然；而大英帝國的崩潰，也無非是海賊主義的使然。該云「逆取順守」，然英國則為逆守。英國尚且不該使位于其眼前的愛爾蘭入黨，何況是應付那擁有四億人口的印度呢？反過來說，英國的敵人，既非日本，德國，義大利及法國更非蘇聯，而是其殖民地的加拿大，澳洲，其最大的敵人，就是印度。

這些英國這能忍耐。但是今日欲在英國，而已存了一半的，乃是那血濺于水的北美合眾國，使北美合眾國向英國進兵虎狼之心的，乃是英國自己，現在英國已日趨所謂自己滅亡自己的境遇。此若不憐憫悲劇，則在人類歷史上何可稱為悲劇？且這悲劇完全係骨肉相殘的悲劇。海賊之子與海賊之子互相爭奪食物，而終至互相殘殺的，實在是悲劇中最可惡的悲劇。

### 殖民地的土崩瓦解

英國有遠心力，而無求心力，求心力於非完全沒有，而是不能匹敵其遠心力。日本是兩向內吸引的國家，英國是向外分散的國家，日本是個皇室中心的國家，皇室恰如太陽系中的太陽，能吸引一切，以皇室為中心而回轉。英國則缺乏所謂中心力，這並非說英國缺乏國民性。英國國民性，因為英國為一島國，其發達實可謂較歐洲其他各國為早。

英國的國民性，曾成為所謂格羅維克遜的優越感，而在世界上恣意橫行，無所顧忌。然而散居在世界各地之所謂海賊的子孫，效忠其本國之英國的思想極其稀薄。在距離革命約廿五年前，法人格爾戈曾說過「殖民地好比菓子，一熟就要出樹上掉下，所以美洲不久亦將與加爾各答一樣脫離英國。」加爾各答為發芬尼亞的殖民地，後來竟成了一個國刀凌駕於芬尼亞以上的國家。由今日看來，發時格爾戈對美洲前途所作的預言可謂極其正確。

原來美洲的移民，是爲了英國本國政治及宗教上的不自由，而逃到美洲過自由生活的，所以彼等自始即非效忠本國的臣民。

英國的統制力，每隨英國在世界上的膨脹一次而寬地，即其組織趨於海弱，成爲一種尾大不掉的現象。唱導「大英帝國」的聲浪可也曾經這樣的說過：

「統一人種，爲使大英帝國安定與永久存在的一種主要的力量。即在澳洲，新西蘭乃至加拿大的民族，均屬英國人種。只有印度的人種及宗教異於英國，言亦亦異。然一服印度時，與其說是英國人的兵力，勿寧說是印度人的兵力，因爲英國人的兵力僅及五分之一，印度人的兵力則五分之四，此事即印度之亦熟知之。此亦即所以使印度不忘以英本國爲緊的原因。」

然當乘之，完全是虛偽的話。殊不知印度人對於英人用這種詐術，征服印度，甘受英國統治的，實與英人說夢。人對此表示感謝，甘心受英國統治的，實與英人說夢。

世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看到加拿大，澳洲，南非以及印度等紛紛援助英國之後，有人以爲大英帝國的組織以所想像者爲堅實，不可瓦解。但此種想像不過係以相之地而已。

須知他們援助英國實是爲了自己的利益。例如印度，在此世界第一次大戰之時，分獲了一億五千餘萬的戰時公債，捐款一億磅，這出六八十萬，這無非是爲了印人相信英人的話，允許他們在戰後可立自治，然而戰後英人竟食言而肥，因此，乃有今日印度獨立運動之發生。就加拿大而言，萬一若英人強國，則英國必不允的，其時不被大國以兵力征服，必將被大國以經濟力加以逼，其其如此，還不如適應英國的要求，裝設軍火，或出動義勇軍來得合。

澳洲亦便如此，自以加入協約國方面以本國採取一攻的態度爲宜。然澳洲與英國的聯絡，非日本海軍的援助而保持的，至爲明顯，萬一澳洲加入同盟國方面，則日本海軍將立即予以封鎖。至於南非，則因當時執事政權的模達及斯馬資一派，極力反對加入同盟國，而協助本國作戰。因此凡與英會談席上，加拿大代表奧爾登，南非代表模達及斯馬資，以及澳洲代表許斯等

出言吐語，均切若無人，使英本國代表發怒而巴爾伐亞維於應行。以本國視各殖民地爲英國的領土，但彼等則力主應以獨立國家而自立。顯示了英國與彼等之感情相距甚遠。於此英國女皇五十壽辰之際，英國各殖民地均派首相赴英國祝壽，並舉行首相會議，誠如當時英國首相索斯利所說的，當會談一提及大英帝國而成之事，即引起混亂狀態，這時殖民地首相會議發出「與其指出大英帝國問題，還不如討論大英帝國內共同防禦之實用問題」的意見，拒絕討論英帝國編成問題。英本國政治家對於大英帝國的編成，雖異常熱心，而殖民地政治家，除了關於自己封土以外的事則，毫不關心。英國維多利亞女皇在位五十年祭正值英國盛極一時之際，英本國首相與各殖民地首相，亦處同沐異夢狀態，何可以後呢？

加拿大等過去爲一農業國，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爲英本國戰事，不久即始成爲一工業國家，澳洲亦復如此，幾與英本國戰爭，然迫國際聯盟成立後，各殖民地均派代表參加，各出以正性行爲，實係依照英國帝國主義政治家的計劃，使他們在英帝國範圍內，實行一種有程度的運動。換句話說，英國帝國主義政治家，好比是雙母雞，各殖民地的首相好比是母雞孵出來的雞雛，無論母雞如何的擔憂，如何的叫喊，雞雛總是不聽，任意游蕩。西曆一九二六年英國各殖民地脫離了英國政治家所預想的那種英帝國的體制，均成爲大英帝國內的自治團體，除了以共同的效忠皇帝保持聯繫以外，至於內政與外交，各自爲政。

在一九二三年，加拿大與美國訂立商業條約的時候，加拿大政府曾表示不願意以英國駐美大使負責簽字。由此可見殖民地除效忠皇帝以外，與本國之間，毫無關係。西曆一九三一年，英國根據了國會的決定，頒布了所謂羅斯特明斯感法，決定加拿大，澳洲，斯西蘭，南非，愛爾蘭，紐芬蘭等六國，皆與英本國處於平等的地位，至此，英帝國，在事實上，已完全解於土崩瓦解。

## 海洋戰線紀行

福 湯 豐

離潛艇X號，孤另另地，在蔚藍色的海上，掀起了白浪，向前航行。算來，出港已經好幾日了，明人就可以與N丸相會。把它護送到拉巴爾，才算完成了任務。

我以艇長，並排站在艦橋上，艇長那滿下巴的鬍鬚，怪惹人注意。那被鬍鬚弄髒了的，額，看來似乎已較前消瘦了。

「但願能夠平平安安地會見N丸。」  
 若是沒有事故發生，依照預定的時間，航到預定的地點去，是很容易的事。恐出現在N丸已避到了預定的地點吧！艇長最害怕的就是那事故。今天早晨十點

鐘，離潛艇會與N丸打電報連絡過了。但是自那以後經過了六小時間，也得不到N丸的通訊，我們無論怎樣地拍電加它，總是叫不應。

「我這樣地焦急，N丸也不知道。」  
 艇長好像很放心似的，用指頭敲着艦橋上的玻璃。艇長這時心裏專在想一件事，我是很明白的。我這時在凝視那空中積雲的幻變。將頭轉向艇長這回來，只見他好像很生氣的樣子，嘴裏說些不必要的話。

南方的海洋雖可用平靜如鏡這句話來形容它，但是畢竟是外洋，有時會掀起那

外洋特有的波浪，有時會引起那外洋特有的波。離潛艇以他那渺小的船體，分開巨浪與波頭，向前航。這時艇自拍拍的揚起了浪花，船體雖然動搖得甚厲害，我現在倒也慣了，一點也不覺得危險。船過到那大的巨浪。就時吱吱地作響，當船最初發出吱吱作響的時候，我以擔心那船將因此而破壞了。艇長看了我一眼，苦笑了一笑，我的擔心實在是杞天之憂。

我將兩足分開的立着，我想就是風浪再大些，我也這般站着，像東鄉元帥那威嚴的站相，這種風浪站相的姿態，別人看了，不知要作何感想呢？

這時候機橋空氣很不安定，哨戒員忽然高叫：「艇長，暴雨快來了！」

「啊！」艇長笑了一笑。

「好，大家準備！」艇長這句話剛說完，站在艇長後面的甲板士官，就對艇橋內的擠滿高叫：「全體動員，在艇中沐浴！」

我不禁與艇長相視而笑。這時只見從後面甲板小門走出了幾許可憐的士兵，手裏拿着洋鐵桶與要洗的衣服，每個人的臉上都是帶着笑容。想不到這樣小的船，竟塞了許多人。

「聽着！」甲板士官發見了什麼，這樣說着，同時，拍拍艇長的肩膀，面上帶着微笑伸手指着說。

「你看！那不是主計長嗎！」我向着指着的機會影下看去，看見了生得威風的主計，手拿着肥皂，等到大雨的來臨。

主計長是特務士官，年紀似乎已在四十歲開外，穿着八字鬚，看起來很神氣。就是嘴有點討人厭。當你看見他指兵士的臉。現在他認準我們在看着他，很困難的便立刻躲到艇橋後面去。但是我們今天能一

飽眼福，也算是幸運了。

「哇！哈哈！」艇橋上哄起了笑聲。

哨戒員所看見的那塊黑雲，看着看晴就大起來，不一刻整個海面被那暗雲所包圍，陰沉沉地。繼之而來的是雨，雨愈下愈大，愈下愈烈。

等了好久的士兵們，當雨一下，他們好像一個熱烈的漆工，馬上發用肥皂，從頭到足，把身上搽滿了，然後讓水隨任雨沖洗，將空出來的一隻手，洗乾淨，「越中褲」那不用說，有的竟把皮鞋也拿出來洗。（註：「越中」係日本人用的兜襠布，相似了字帶。）

驅逐艇X號自戰爭發生以來，即在海上四處行駛，執行任務，沒有好好地休息過。就是在這海上的時候，因了整理艇內，與準備下次的出擊，士兵們忙個不了，那有時間來洗澡，衣服一下。聽說在這七個月中，一次澡也沒有洗過。

誰都知道這小驅逐艇是沒有清水的。但那是驅逐艇的生命，不能用來燒水洗澡，士兵們僅能在駛入淺地時，用所積了的水，澆澆身子。

艇長與兵士們是一樣的同甘共苦。儘

能在大雨中洗個澡。艇長不用說了，一艇士兵們對於大雨的來臨是有着深切的期待的。

這次下雨時，在雨中洗了澡，我覺得這場大雨好像具有南海特有的風味。

入夜，士官室裏，走出士官室，走到艦橋上，却和涼爽，好像到了另一個世界。

這時驅逐艇正在赤道上行駛，天空裏，星很多，多得叫你吃驚，其中以兩十字星的光彩最燦爛。

甲板士官在站崗值班。艇上的兵士士官，連艇長在內只有數人。夜班是由士官輪流當值的，在大的軍艦上士官是不值班的。這一門是驅逐艇特別的地方。

「N丸的班輪有了嗎？」我用很小的聲音問那甲板士官，恐怕用大聲會，給艇長聽見了使他煩心。

「沒有！我想大概是管機發生了障礙吧！現在艇長很擔心。」甲板士官說他的身體很高，兩看起來好像要與那很低的艇橋天花板相碰似的。

在我們的後面起了足音，艇長走上艦橋來了。

「辛苦！」艇長這樣說一句，便走到我的身邊來。

「因為船艇不省，所以跑來打擾，我低下了頭說。

「本艇太小，所以不好住，很抱歉！」我心裏想，我不是來玩的，所以多少吃點苦也不要緊。我本想這樣的說，但是聽不聽意，所以忍住了沒有說。

這時右舷那個年輕的哨戒員把左手用力搖着，帶着望遠鏡一面望一面叫着：

「在東十度，七千米地方，好像有一隻潛水艇浮起來。」

「什麼，潛水艇？七千米！」艇長自然的拿起了槍在胸前的望遠鏡。

「噯！好像是敵方潛水艇。」

「太暗了，看不清楚，對方好像尚未注意到本艇。」

全體出動的喇叭響起來了。同時必要的命令也發出了，艇內的空氣好像洋琴的弦索一樣的張起來。

我身體的肌肉好像都硬直了一樣，我恐怕所站的地方阻礙作戰，便退到甲板板上去。現在究竟發生怎樣的戰況呢？我不能想像，因為這是我初次對於海戰的經驗，

我的精神好像空氣已經推去了一樣，嘖嘖的跳動着。

艇的速度加快了許多，本艇與剛才所見了的船隻的距離，由六千米而五千米，兩次確認了對方的船是敵方潛水艇。大概現在就開始攻擊。還太早吧，大砲只準備着，沒有開放。

敵艇駛到距離離離四千米的地點，敵艇好瞭已經發見了本艇。

轟的一聲，大砲開始轟吼了，我連忙用手堵住了耳朵。發砲的動使立在甲板上的我搖來搖去。砲彈在敵方潛艇的周圍，揚起了水柱，雖然在夜間，但是也看得很清楚。

敵潛艇不但不敢反攻，只見它拼命地潛下去。

不久，砲擊停止了，敵潛艇也隱藏了它的姿態。是沉了呢？還是潛下去了呢？這在我是難以判斷的。但這時敵潛艇，在黑暗中，向敵潛艇隱藏了姿態的方向駛去，當即開始了深水炸彈的攻擊。

當深水炸彈在水底爆發的時候，我們的潛艇已離開投下的地點很遠了。這時有一陣呼呼的砲聲傳來。敵艇雖能避免

砲擊，但能在水中將這避到何種命運？想這不要我算出來，讀者一定會想像得到的吧！

過了一會，敵潛艇的動靜，也完全感覺不到。

我走上檣橋，看見艇長在擦汗。

「已經沈了吧？」

「大概已經沈了。要是在早晨，那就能夠認出來。可惜動手太晚了。」

我一夜未睡，靜靜地等待天亮。日出前的海風吹在臉上，令人覺得很舒服。艇長站在檣橋上。我上去與他問早安，見他兩眼紅紅的，艇長也是一夜未能入睡吧！他與我不問，他不但不能覺並且擔憂着。我想到這一點，心裡覺得有些難過。

始終接不到N丸的電訊，再過一小時，便到預定的時間了。

我這時忽然想起昨晚聽見的震動動人的尺八聲音，便問艇長是誰吹的。

「那是軍砲長吹的，我聽了，心裏覺得很舒服。」艇長這樣地回答我道。他的臉上一點憂色也看不出來。在這種情形之下，N丸就是起了什麼事情，也是無法可施的。但是如果是事實，第二個辦法却不

可不想。(註：尺八是一種日本的笛。)

我見了艇長那凝沉的表情，便曉得了那N丸的命運。所定的時間與所定的地點，都到了，但却不見N丸的影子。又等了二小時，仍然未能見到N丸的到來。

驅潛艇沿著N丸所走的航線，增加了速度，向前航行着。

我站在艦橋上，好像小孩子等待醫生施手術一樣很不耐煩，於是走進士官室去看雜誌。但是心還是不定，所以便走到機房去。

當通過下士官室時，看見那不知是害了什麼病而熱度很高的一等水兵W，發出焦急的呻吟聲。靠近去看他，見他滿頭是汗，躺在床上睡着。

「病怎樣了？」我問看護班長。

「還是老樣，熱一點也沒有減退。」看護班長很擔心似的回答我。小的驅潛艇，醫療設備不十分完全，所以生起病來，真不好辦。

踏進機關室的第一步，就覺得着熱汗流不止。年輕的機關長，是我以前在阿留地安從軍時所結識的戰友。與他談起以前在阿留地安的事來，心裏覺得很痛快。兵

士們滿身是油，在默默地工作着。

我想N丸早已無望了。但是因為沒有確實的證據。所以又以為N丸或者還停在某處。這抓不着證據，豈不是比有證據來得好嗎？但是到了下午五點鐘，我們終於發現有許多油船在海面上漂着。

「漲給N丸沈沒了！」

「啊！」

我看見那紫褐色的油，在夕陽下閃閃作黃金黃色。在這裡會有戰爭——我停止了徒然的嘆息。現在戰爭已有了對手，今後將在同一的海上發生同樣的事件。但是我不嘆息，因為N丸已教訓了我們：要超越犧牲者的屍體，前後後起，向爭取最後勝利之途邁進！

當艇長在艦橋上向他報告的時候，艇長喘氣的跑上來，對艇長報告說：

「艇長！W一等水兵，不好了！」

「什麼！一等水兵！」

艇長當即命令甲板上的士官測量海流的流速與方向，然後跟看護班長走下去。下士官室擠滿了士兵，輪流用冷水冰W一等水兵的頭。那冷水用了以後彷彿微溫的水也似的。W一等水兵的熱度已超過四十度，

脈搏很微弱。

W一等水兵被攔得不住的胡說，不知說些什麼。

「喂！W！」無論艇長在耳邊如何的喊，W一點也聽不見。

「他是那裏人！」艇長問那站着的白臉班長。

「是××地方人」

「父母都在嗎？」

「有一個年老的母親。」

「是嗎！你好好的看護他！」

艇長說了，便走出房子。班長當即追上去。

「艇長！我想本艇要是馬上很快離開拉巴爾，那W水兵還趕得上治療。可是。」

「任他這樣死去，實在太可憐了。」

班長這樣說，把語尾的語調特別按低了。說時他那淚水奪眶而出。像斷了線的珠子，一串一串地落在頰上。

艇長看班長的眼淚，默不作一聲，艇長那歪着頭的姿勢，是我忘記不了的。

「甲板士官，漣流多少？」

「將船開往一九〇度的方向，速度廿哩。」

這時艇長又這樣地命令了操艇兵。艇長的處置是不是對的，我可不知道，但至少我理解艇長的心境是武士道的。

「W一等水兵或者軍艦亦未可知，但是這是他和他母親所期望的，戰爭是不許人感傷的。」

「針路放在一九〇度上！」

艇長聽了營長N丸的這話，繼續破浪向前駛進！

在這廣闊無垠的洋上，搜索隨波逐流的遺難者，究竟有把握嗎？我這就想，同時張眼四望，只見水天一色渺無際際。我不覺茫然了。

可是我們不論怎樣辛苦，也總得尋着他們，因為他們每一個人都是祖國最寶貴的人材，他們也許正在救生艇上，過着悲苦的生活，我們就是不能讓他們還生存之間，尋得他們，也得尋獲那救生艇。這樣一連搜索了兩天，也沒有得到什麼結果。海洋好像嘲笑我們似的，依然是廣闊無垠。我們是連一個生物的影子也沒能見

到。

當太陽降落在水平線的彼方，天邊浮現清淡紫色的雲霞的黃昏時候，我擔心起來，質問艇長道：

「艇長！不成問題吧，我總覺得有點不安心。」

「我看你終日愁眉不展，以為是身體有了什麼不舒適，原來想這這事。海面固然是廣闊的，但不至如你所想像的那樣困難。」

艇長這樣答覆我，並且說：

「試想，他們不會別帶一隻小艇去我尋島嶼或陸地？他們都是海上男兒，都懂得得這樣做，只有消耗體力，不會有什麼效果。請看海洋的地圖，在這南太平洋上，那裏有別一隻小艇可以到達的島嶼呢！他們必定是在小艇上隨波逐流，等待我們的救援。照我的判斷，這可悲的事件，大概是在昨日斷絕了無線電通路的由上午七時至下午三時之間發生的，我們的搜索工作，倘若能够順利地進行，相信在天或後天，便可以遇到他們。」

艇長的表情很鎮定，在他的鎮定表情中，可以看到他的自信。我望着他的面

孔，聽完了他說話，聽完了他的話，剛才懷抱的不安，好像漸漸的解除了。

在離N丸已遺難的第三天早晨，我正在士官室裡假寐，隱隱地聽到有人呼喚我的名字，睜眼看時，艇長的隨從已經跑到我的面前對我說：

「艇長請你到艦橋去。」

「唔！馬上就去。」

睡眠儘松的我以很大的決心，挺一挺身軀，從床上跳起來，慌忙的跑出土官室，就奔在他的隨從的望遠鏡，除了下來邊給我。我拿起望遠鏡，望遠鏡指示的方向跑去，果然看見了一隻小艇，在那方面搖搖地浮動着，我疑心我是在作夢，但分明艇長正站在我的旁邊，並且在面上露出會心的微笑。

「這艘小艇，了不得！他們正在拿着手帕招展着，大概覺得很高興吧！」

艇長接着我的感慨無盡的話語說：

「他們招展着的，不是手帕而是襯衫啊！仔細的看一看！不是有人正在呼喚着嗎！」

艇長的聲音，有點顫抖，大概是太過于歡喜了吧！

這樣，N丸的船員所搭乘的小艇和木筏，在N丸遺難的第四天，距離這難地點六十海里的海面被發見了。船員一共是四十人。



# 有武事者必有文備

鹽谷 温作  
穆 志譯

據史記上說，孔子在臨來谷之會時，曾說：「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備者必有文備。」魯率領護衛兵，前臨會議，並實備齊國之無禮而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太平之世的武備，固不能廢止，然而在戰時文化的工作也是重要的。前者以中華民國之民教政府邊都三週年慶典為契機，當中日文化協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首都南京舉行之時，曾來要求日本代表參加，於是國際文化振興會，便贊同該舉，而派遣了代表。為了完成大東亞戰爭的目的，這是極適當的一件事。戰爭的目的在於新秩序之建設，而東亞新秩序之

建設，如不依託做為東亞之中樞的中日文化之交流，是不能成功的；而雖說是文化之交流，但只作些書籍的研究，器物之鑑賞等表面上的事情，是終不能深究其奧底的。無論如何是必須要依文化人之直接接觸，而互相感到意氣相同的。我們且看一看這些被選拔的代表諸君之陣容，他們都是現代文化各方面的新進領袖之名士，漢學界的老骨只有我一個人，於是乃感覺到這終不是我該出頭的事情，而曾一度辭退，然而據說乃是對方指名規定的。去臘蒞外交部長隨汪主席來朝，在帝國飯店茶會席上相遇時，對我深切的約

束了來年四月去南京。我也願在這機會親自會謁汪主席，同時也還要慰問在陣中的胡總司令官，雖然自己也想到了對他並沒有甚麼益處，但也決定勸勵老骨，以應召的勇氣，前往參加了。

欲揮羽扇掃煙塵 更勸老來元氣新  
報國何分文武試 也為萬里遠征人  
三月廿二日夜自東京車站出發，經朝鮮北，廿九日安抵南京，卅日午前九時，出席還都三週年慶典，傾聽汪主席的憂國熱辯，俯觀閱兵式後，正午被召臨慶觀大會，晤知總司令官，重光大使與南京政府要人交歡，

席間由汪主席喚着我的名字「シノノヤサン」而舉起酒杯來，這實使我感到惶恐。當日晚間更有外交部長的招宴，但因疲勞而辭謝了。

卅一日在城外里餘紫金山麓之明太祖的孝陵，舉行了觀櫻會。據云櫻樹是二十年前故岩村成允君作南京領事之時所植。現在在繁爛的開着花。在其花下有啤酒，御田（芋，薺蕪等混合而煮成之食品）之助興，引起了不少的詩興。假使能令故人見到今日的情景，該要如何的高興呢？

——一降舟車數百程 春風送我入南京

此行不為鱸魚膾 好歸白櫻花下盟

四月一日午前十時，參拜中山陵，以日本代表的名義，上獻花圈以表敬意。中山陵與孝陵相並，占形勝之地，巍然聳立於山岡之上，白壁覆以琉璃瓦，極盡近代式建築之美，遠望牛首山，麥壟連於山下，菜黃桃紅點綴於其間，恰如敷以繡繡，頗呈美觀。孫中山總統雖以革命的先覺，亡命於日英美諸國，而過其波瀾頗多之一生，但死後却被安葬此地，享受着帝王之尊。蓋棺事定果為斯人之謬乎，不得見革命之完成而死去，想必

很覺遺憾，但現由其門下汪主席諸人已圓滿地繼續遺業，總理總可死而瞑目了吧？

仁如天矣智如神 提倡三民主義新

桃李滿門爭煥發 中華民國萬年春

午後三時，於中日文化協會之和平堂，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典禮，以該協會名譽委員長之資格，汪主席亦行出席，於中日兩國歌吹奏之中而開會，名譽委員長致辭之後，有省委員長開會之辭，繼有松村大東亞省長之祝辭，我代表日本參列員致辭，敘述中日文化交流之沿革並述我彼此一千數百年之久的交誼，即是兩國親善之基礎，又論及中日文化協會使命之重要，而祝禱其前途。由於岡田通譯官明快的通譯，博得滿堂傾聽。自此入於會議，由全國代表提出議案有五十一件之多，決定將此分為三部審議，人名由會長指定後即行散會。

晚間省委員長主辦的晚餐會，開在協會的與亞堂，對主人之寒暄，松村參事官曾代表全體致謝辭。計算着要到酒宴宴酣之際，我遂站起來用華語讀了前記中山陵與孝陵觀櫻會的拙作之後更用國語朗吟了一遍。此意外之餘興，使座客爆笑，和氣藹然，博得

滿堂喝采。席間我會離座席詢問於「中日文化之交流」。將發言式時之致辭縮至十分鐘，並且預先通譯文的原稿若準備妥當了，但是後來通翻譯放在一起竟被縮短至十五分，因之感到了極大的困惑。

二日，午前日本代表與南京僑民有志者之間開催了茶話會。此時我則與平沼氏一同至陸軍病院慰問。午後舉行了中日代表懇談會。此次的會雖然是最重要的事情，然而時間僅給了一點半鐘，這乃是使人覺到有些不足的。可是兩國代表都很熱心發言，於是在和氣藹藹之中，滔滔地談下去，而延長了一小時，這又委實收獲了有效的成果。但是對於中國代表自己譯為日語，而日本方面竟未預備通譯，却是不勝遺憾。幸承中國代表之美意代為通譯，但是到了最重要之處就不能譯了。而且無論誰來通譯，對於譯述傾注着文化人之蘊蓄的內容的意見，恐怕亦終屬不可能罷。無論如何是非得使自己能够說中國話才行的。如果是兩般缺舌的英德法語倒能交換意見，而阿文同種的中國話，反而根本不通，真是矛盾至極，此實為從來這隨英美教育之缺陷，因此我極言東亞新秩序

之建設，當由日本之中國話教育起始。

四時起難有周南京市長主辦之玄武湖海邊會，●屆時正值下雨，甚覺掃興，夜有外交部，教育部，實業部，宣傳部，社會福利部之合同招待，但我因已接受了總司令官的招請，遂辭去了。總司令官德望高於一世，為智勇兼備之良將。前此於武漢三鎮之攻略，雖建立了赫赫的偉勳，再躍馬於南京，繼風沐雨三年，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任之以保衛東亞，實足強人意。曾敬獻拙作藉為慰問。

沐雨風汗馬勞 將軍奮氣似天高

匪東保衛人如問 笑指腰間日本刀

夫兵者凶器，戰者奇道也。即使百戰百勝，亦不可疏忽。而且即使在馬上取天下，亦不能於馬上治之。尤其現代是總力戰。我感了於總司令部中設置幕府，置政治、經濟、產業、文化各方面的幕僚，而將現地之對華政策統括於總司令官之掌權的必要。若不如此而對軍事、外交、財務缺乏統一的話，即使是絕好的計劃和國策亦不免發生歧異，恐將為見機救捷的中國人所乘。中日事變開始以來，既已六年，由于忠勇義烈的陸海將兵

之善謀善戰，所向無敵，且雖常在獲得大勝，但我等仍應在完成戰爭之同時，振興文化事業，併行破壞與建設。

三日，午前九時，開總會，議決全部提案後，舉行閉會式，第二次大會，遂圓滿告終，並決定下次於上海舉行。午後隨意見學團書館、博物館等，夜間汪主席的賜宴，於與亞堂盛大舉行。我以明治天皇勳勳的幼學綱要、曾祖父之隔世論、大總統、老考等的茂園墨帖等物贈呈，以答續行之投。

武德元來在止戈 修文宜早復平和

贈君致敬無他物 唯有傳家大統歌

對於主席對日本代表之感謝致辭，我極單的述說了同種同洲同文同道之誼作為答辭。開會式因是式典，故依國際禮儀用了日本話，但是我覺得在宴席上，隨便些好，於是便用了未熟練的中國話，這幸而受到中國方面的歡迎，而緩和了場內的空氣。我以三年前南京遷都之時的由新閣剪裁下來的詩，呈示於主席，以次韻之拙作敬供調覽了。

四萬八人仰德華 青天白日映朝霞

和平建國四春處 爛漫爭開與亞花

不久，及至酒酣，贈君頌德為前夜之詩

吟，於是我又站起用中國話而吟詩了。

不遠海山千里程 故人迎我入南京  
霸橋何藉蘇張策 懷恨宜存管鮑誠  
百代風流慕安石 六朝華麗憶紅城  
江東自古多才俊 一詠一觴佳作成  
歌聲如湧，博得滿堂喝采，於是我更加一番的勇氣，向主席吐露了肺腑。

重迭話舊對芳輝 覆雨翻雲何足論

非有關繫交朋類 共生同死是空言

「共生同死」是主席的一面招牌。所謂「是空言」，即使附有條件，亦是甚為冒險之言，罪當萬死。然果不愧為幾度出入於生死之間，賢明而寬仁大度的主席閣下「是的，是的」地一加以首肯，對於我的辭與破顏一笑。我讓席於池崎忠孝君，池崎君與主席互相交換誠懇的意見。據說心神為之大快。散宴後，主席精神頗佳，導我至餘興場，不到特設的自己的安樂椅去，反而與我並肩坐在前排的觀覽席上，熱心地看保衛隊的武術，且時而轉過頭來說明。翌日，由主席賜下之列墨室，實乃光榮之至，而我也大為榮幸了。

還從笑語見天真 老輩風流洵絕倫



作育人材無限意 營養國新基復新

四日正午，我與日本代表團以國際文化振興會之名義，在國際俱樂部招待中日文化之幹部及中國代表等舉行了回請的宴會。對于我用中國話致謝時，江考試院長却以流暢的日本話致答辭，這實在是絕好的傑作，也可以說是唯其如此方得以如實的表現出兩國的親善吧！

當日午後，平沼，池崎信時三代表向北京出發，其他代表亦於二三日內各人隨意的就歸國之途了。我代表了大連海軍病院，又參拜了朝天宮的孔子廟。

五日正當清明節，春季的祀孔典禮，在朝天宮嚴肅地舉行了。汪主席並會於式典後，對參集在廟庭的政府要人，參加者以及學生，就中國的根本精神致謝辭。本來孔教是集聖人之道而大成者，聖人之道也就是東洋固有之文化。只有孔教方是成長於中國土的自然之道；是開闢以來的傳統；是漢民族的生命。三民主義是外來思想，雖然它在革命之聲，對于打倒大清帝國有了用，然而所謂民生主義，通過了共產主義，在今日實不勝其弊，而在國民黨是不能廢除三民主義

的，於是便宅居於舊道，汪主席復以孔教，欲用以致力於東亞新秩序之建設，實是極適合時宜的。先前平沼曾以特使赴南京時，也曾參拜孔廟，並發表「當提倡以儒家為基礎的中日提携。對於此事，兩國之識者，無一人有所異議。故應設法謀其實行之法。或中日滿三國同時舉行祭孔，或計劃共同宣揚孔教」等這樣定會有適當的事業，故甚願設法早日着手實行，向新秩序邁進一步。

午間有武者小路，河上，谷川君等主辦的我文學報國會的午餐會，我也陪於席末了。因為都是應我們之招請而集來的人們，想必都是我日家，但是足見是作家評論家，使人感到似乎流通着帶幾分殺氣的空氣。我取出矢立(註)為酬其盛，乘醉又試吟了一首中國詩。

置酒交酬鬪國中 萬然賓主醉春風  
將毫薈刺君休笑 橫掃千軍萬馬空  
(註)為一種攜帶文具，墨壺之外並帶有裝筆之筒。昔時旅行者多備此品。

在座有陳大猷君，年五十三，據說是魯迅之友。是有數的小說家，他大受感動的。「在

現時作這種詩吟的就是在中則也沒有。第一，你的面貌很像中國人。我三年以來從沒有像今天這樣愉快過。今日以後如有中國人而以日本人為敵者，我自己便將以他為敵的。」大聲疾呼後，大家也一同和之拍手喝采不止，滿堂為之沸然。從來中國的文化人多為排日家。然而由于大東亞戰爭遂覺醒于世界的動盪，由于最近日本的政策轉換，又重新估價了日本的真意，正在這稍有轉意之際，似陳君這樣有力作家如揮其名筆飛撒于全國的話，定能相當於一師的兵力而使多數文化人轉向于親日，我想中日文化協會的使命也即在此。

六日午前九時，由南京出發赴上海，本擬搭乘亞日飛機，然因天候不良延期，八日午前十一時遂託身于飛機渡海，體驗着極快適的航空，不久便安抵福岡的鹿島飛機場了。

鶴背飛過雲外天 飄去羽化欲登仙  
蓬萊距岸知非遠 笑殺當年徐福船  
於福岡購買臥車票而行了三天，十一日搭乘富士號車的時候，不料與出席在東京舉行之東亞醫學會的褚民誼博士同席，十二

日午後三時三十分抵東京站，受國際文化振興會的稻垣君等之迎送，至此算完成了去南京的使命，而平安的歸家了。

蓋大東亞戰爭，雖是隨起而起的，然而中日事變却是不應起而起的。兩國不幸之大，莫過於此。朝鮮相爭徒爲魚翁得到利。兩國應早日廢止兄弟鬩牆之慮，擊滅共禍之宿敵，東亞侵略者的英美，確立東亞新秩序而結共存共榮之果。既然稱之爲共存共榮，兩國便應立於平等之立場上。這先應兩國人民互相重新認識而有再交出讓之必要。也即是說，日本應該拋掉崇拜歐美，不輕視中國；而中國也應全廢排日教育努力於中日親善。日本曾經是跟在歐美的馬後，與中國製結不平等條約，到處揮用了優越權。就連被稱爲「中國通」的外交官們也不是會說中國話的人，而反以說英語爲得意。由這件事也能明顯的看得出來的。這對於中國人也一定是難於忍耐的痛苦。如果是西洋人也許會任他去的，至於同爲東洋人並且以同文同種爲辭的日本人，硬用英語傲然地主視與西洋人同樣的權利，這難怪被人家看做完全是孤僻虎威了。以這種感情爲本，不久便演成了排

日，每日，進而出以抗日的舉。出於泉者返於泉，物歸其本，在替實中國人的抗日之先，日本人有自己反省之必要。另一方面中國也自有其罪過。對於驕暴的西洋人的體力，雖都一味的屈服，而獨侮日本爲小國，作差別待遇，所以日本才要求和西洋人同樣的待遇，這也是不得已的。加之中國的模仿，誤解日本的新文化不過是歐美文化的模倣，與其學日本，不如追本源地直接學習歐美，於是便多數年少氣銳之徒，赴美留學，反而爲對東亞抱有極大野心的美國所乘，這也是對日本文化的認識不足的结果。文依照遠交近攻的政策，誘引英美而欲牽制日本，這也是外交的破綻。這樣數起來，中國事變之起，也不外是相互之誤解和認識不足的结果。如謀共存共榮，除將從來的途徑捨去，重新出發之外，別無他道。這第一應將歐戰本位之教育改爲東洋本位，盛行中國的研究。究竟，以我的願望得以盡微功於此行者，是仰仗着，一，漢學，二，詩文，三，中國語之利。將來在以指導東亞的日本識者，對此點應深加反省，於研究現代中國之同時，更有讀古典，作詩文，通中國語；

與文化人交際以得其心的必要。如斯，方可獲得中日親善之實績。大東亞共榮之根本，亦全在此。

如今大東亞戰爭事方酣，而由於中國之參戰，我們政策轉換之結果，有撤廢治外法權，返還租界之舉。這是國父孫總理在其遺囑中再三述說的廢除不平等條約，由於參戰問題竟不染滴血不動一兵的得以實現，這確是江主席外交的大成功。同時也是日本對中國的絕大的友誼。中國的願者流不承認日本這樣的誠意，而徒爲誇耀中國勝利者乃是不當的，當文化人有感于日本的這種友誼，而欲重新估價日本，挺身活躍之際，我們應不失此種良機，與武力相並行的依文化政策。而完成戰爭目的，盡全力使東亞新秩序之建設早日完成。這最重要是教育的刷新。日本人不諱應返回自國的眞姿態，也該放開眼光正視東亞的新天地，像一向所說那種整理漢字廢止漢文問題，實是等於使自已渺小的措施，漢字是東亞的世界語，應該是多多益善，在中國活動的人，不能讀漢文，不會說中國話，恐怕是什麼事都不能作的罷。大東亞戰爭，始於中國問題。終于中國問題，國家之將來是懸於中國問題，教育之目的在於養成擔當國家將來之人材。「有武者必有文備」敢請當局反省及之。

(筆者爲文學博士東京帝國大學名譽教授前中日文化使節團長)

# 神聖的善隣工作

三原敏男

## 目次

### 序言

- 一、善隣工作之意義與精神
- 二、善隣工作之重要性
- (一) 資源開發之特殊性 (以上載三月號)
- (二) 剿共陣營之完壁
- (三) 大東亞共榮圈與華北人民之任務
- (四) 善隣工作之功力
- 三、善隣工作之要領
- (一) 要旨
- (二) 與其他機關之連絡 (以上載本月號)
- (三) 民心把握之要諦
1. 民心把握之必要
2. 人物第一主義
3. 利、誠、德
- (四) 實施事項
1. 利民工作
2. 文化工作
3. 思想工作
4. 團體及組織工作
5. 宣傳工作
6. 警防工作
7. 勞工動員工作
- (五) 華北交通之愛路工作

### (二) 剿共陣營之完壁

共產思想是華北最大的痼疾。盟友華北所苦惱着的這個宿病，

實說來，就是我們爲了大東亞共榮圈之確立而須得排除萬難竭盡手段加以剷拔的東西。這惡疾雖不至說是惡兆全身，但也已經侵犯了大多数的部分，如今若不採取適宜的方法，則將無回生之路，其前途

實堪寒心。許多年來中國共產黨的赤化工作是以絕乎想像的滲透力侵犯了華北民衆的大部，其老練惡辣的魔手不幸而觸及了民心的機微把民心整個的把握住了。換言之，也就是對於困難于積年的內亂，呻吟于頻繁的天災，苦惱于如洗的赤貧，汲汲于自我保存而無暇他顧的愚劣無智的住民是宛如旱天之慈雨似的待遇，歡迎了這項工作。尤其是北邊與赤化外線接壤，西邊與赤魔之本據的延安爲開的華北之地理的關係愈發給這種傾向加大了馬力，而頭迷的蔣介石的容共抗日政策與險險已極的英美的要便對於赤化工作的滲透更爲加快了速度。這樣，赤化工作便宛如疾風捲枯葉似地席捲了華北的大半。

伴隨着大東亞戰爭的爆發，日本向可惡的策謀之黑幕的美英投擲了一大鐵錘，遮斷了各種援蔣的路線，現在不過僅存有印度——西藏——成都的路線。敵方陣營的內訌相對雖然日見激烈，蔣介石之窘窮也委實堪憐，但是赤化之魔手依然存續是不容片刻懈怠的；何況傾其全力於對德作戰的蘇聯，她對華北的赤化政策也沒有些微的動搖。

我們在華北須得早一日地結成鐵桶似的剿共陣營而完全地驅逐開萬惡的赤魔，以使華北獲得大東亞共榮圈之核心的地位並成爲宣布皇道世界的前進據點。華北在過去所展開的五次治強運動，其最大目的亦即在此。不剿共則沒有華北，沒有華北也便沒有大東亞共榮圈。我們不能不盡全力而使盟友的這樁大患早日痊癒。

但是，爲了剿共，須得於使用強大的武力，粉碎敵方戰力，覆滅其工作之本據的同時，講求適當的方策使民衆投入我們的陣營。對於民衆，應該利用所有的機會，以謀期共思想之貫徹普及，

從共產黨之暴虐中把他們擁護出來，並於有形無形中施以諸般的恩惠，倘若這樣仍是不來相就，則無妨加以彈壓而使他們爭先地脫出敵方陣營而傾巢到我們的幕下。上述的這種種種施策便是善誘工作，換言之，澈底地進行了善誘工作，華北的剿共陣營是纔能期望完整的。

這之間必須特別着重的是應該獲得了純真無垢的中國青年層，而指導他們使之欣然地成爲剿共的青年戰士。

### (三) 大東亞共榮圈與華北人民之任務

使華北人民擔負起大東亞共榮圈之重要的一環的責任，這是由于現下的世界情勢而絕對必須的要件。

關於華北在大東亞共榮圈之確立上所持有的重要性已經在上面詳細論述過了。在中華民國方向，雖然已經樹立了國民政府，並亦樹立了中日同盟條約但因爲日尚淺，國家之基礎未見堅固，而漫過了多年的抗日侮日的思想也沒有絕迹，並且還殘存着頑固的政治，紊亂的綱紀，更加其國民性雖然有着我們所不能企及的許多的美點和長處，卻也有着富于專大性，缺乏國家的觀念，女性底的缺乏果斷決行的氣魄，優柔偷安，文化低劣知識淺陋等等的許多缺陷。故而我等當邁進於神聖之偉業的完成而將中國尤其是華北做爲盟友做爲同志，做爲勝臂而提携時不能不認爲有幾多的難點。也就是我等應該傾倒最大的努力，加以啓蒙，指導，誘掖而使之涵蓋能够擔負重大任務之能力。根據此種意味，與中國人多接觸，尤其是通過經濟的工作而與之保持最密切之關聯性的善誘工作實在是有着偉大使命的。此中更其是爲了喚起有前途的青年層及有着潛勢力的婦女層而

把極之，或由無垢無色的部分，或由家庭之內部舉起革新之烽火，這善隣工作實在是在演着意外的任務的。

再者我們發見了華北人士中，尚有未能洞悉日本之實力，盲信在長期持久戰之下日本的必敗，始終耽於拜英崇美之迷夢，沒有真正親日的氣分，徒然地糊塗表面而持着首鼠兩端的態度的人。我們於發憤同時，更痛感到了要啓蒙他們使之認識真正的日本的姿態。尤其是在聽到普林司威爾斯的疏沉也不異於風馬牛，知道了真珠灣海戰也無何等之感，甚至盲信山西省與東京是以陸地相接而無不疑的低劣蒙昧之徒也意外的多有存在的實情之下更是如此。使他們正當地認識開關以來未曾有之轉機期，激悟並細細解放之真意，使之脫離英美依在而感到的應該中日相接近進於繁榮達成實是在我們的緊要的任務。我們實在是有着使華北人士一個一個都達到此種境域的使命。

我們平常常見到許多無智陋劣的洋車夫，白晝在他人之軒下悠然地貪着甘夢的青年，無力地睜着濁濁的眼睛張着大嘴的茫然的電車乘車和沒有幹的精神的慢拖的勞動者。我們該認為他們是我們可愛的弟兄。使這些同胞中國人真實脫離其迷夢，導之共同相接近進於繁榮，纔是我們的急務。如是則大東亞共榮圈之實力恐將倍加，或至增加數倍。我們對於可憐的中國下層階級，在啓蒙及宣傳工作上不能不支付最大的努力。

並且這決不是以貼在市街的店頭的宣傳畫和僅是對於了解文字的一部分人士有勁的宣傳書冊和實施於都市地方的電影或在公會堂之講演等以安易的宣傳啓蒙便能期待奏效的。只有依或深入匪賊跳梁的敵方地區，或在極極的農村的民家與彼等交際談話的工作員的

血汗的活躍纔能達到真正的目的。這樣，在爲了使華北人士獲得起大東亞共榮圈之重要的一環的任務上，善隣工作所具有的使命誠屬偉大。

#### (四) 善隣工作之功力

善隣工作所及的地方，走向明朗對北之建設的途徑自會開展，華北在所有各點將使其飛躍地向上，自然的，大東亞共榮圈之確立也必至現示了劃期的進展。

我們從文化方面來檢討，因了善隣工作之進展的結果，中國人被啓蒙了，其能力自見向上，中日由國人互相諒解對方，善隣之誼愈見鞏固，精神與精神相觸而發火似的鐵的團結於茲形成，中國人之親日心及對日依存觀念，將不期而然地熾烈起來，拜獻崇美的思想將如旭日之前的朝霞消散罄盡，就是赤化之魔手也是不足爲懼的。

其次從經濟方面加以觀察，依善隣工作之進展與各公司之武力的整備與地下工作，可以完全地封閉了敵方的各種工作尤其是他們的思想工作；社員及周邊民衆之生命財產得以確保其安全而無任何些小的不安，完成了依民社之一體的結合的強度的經濟的合體，社員之能率劃期的向上，民衆也將怡怡的，與其生活之安定向上的同時而防衛公司團體，公司團體之經營因此而有利益地進展，資源的生產自必得以大爲擴充。

更從政治方面加以考察，善隣工作之所貢獻者亦實有莫大的功力。即使中國人明瞭醇然的日本精神之神髓，徹悉八紘一宇的實義，進而於日本之指導下努力於完成大東亞共榮圈之中心的實務。



總之，在所有的觀察上，完全撲滅防害華北之建設的敵性諸工作，除了依以經濟的思想的施策為核心的善隣工作而把握民心外是別無良策的。其效果可說是至高絕大的。

### 三、善隣工作之要領

#### (一) 要旨

善隣工作之成否是繫於擔任這項工作的人如何的。要之，是在乎人。這人，須得認識人類歷史開始以來的世界之大轉換期的到來，覺悟大東亞共榮圈確立之理念，體念基於至敬至虔，暨國之大精神的神意，努力於身心尤其是精神的鍊成，堅持神州日本之勇兒的矜持，與自我振奮奮鬥精神以如益之愛情為基調，以赤誠實施利民，思想以及其他之工作，而沿著新社會之指導精神及其運動之路線邁進。這樣做，善隣工作之美麗的結果自可見諸實現。

#### (二) 與其他機關之連絡

華北之善隣工作須要在與多數之其他機關的連絡之下來實施，即須得在軍官兩方指導監督之下，一面吻合於新社會工作，一面與中日各種警防機關，自己公司內之其他各部門保持緊密之連絡而實施。其如與此等各種遊離而稍介孤立陷於獨善的情形是應該嚴戒的。倘若如是則對於民衆之施策徒見多元，並足以曝露我方之不統一，必至招來他們的輕侮而失卻效果之大半。

尚有對於武力行使之關係亦須特別加以考慮。

雖然華北之治安日見確立，敵匪之巨魁陸續投降，各地正鑿著明朗的建設，但是繼續蠢動的敵人，仍在出沒於各地，故而需要

精銳之武力行使的地方還很多。在這裏所謂的武力不僅只是皇軍，並包含著各公司等所有的武裝團體。現在大小〇〇處的公司，俱各擁有相當的武器和人員，在日夜有進退於資源警防的重任。

不以武力為背景之善隣工作決不會進展，即依精銳冠絕世界之皇軍的可怕的武力嚴然立於背後，一朝有事得以不失機宜地救援，自己公司及之警防機關，或自他之中日諸武力團體，應乎必要而間不容髮地赴援，善隣工作始能渡過難關。

再者，善隣工作須與我方所實施的地下思想的工作取得密切的連絡，此等工作若兩相背離不能表裏兼該，則決不能期望其圓滿快速的進展。

要之，善隣工作與武力工作，地下工作並行實施，始能完全發揮其效果，恰如軍備與外交之關係一般無二。這兩項工作是須得渾然融合，三位一體，隨應變地運用的。戰陣訓中所謂「武而仁」「恩威並行」「反抗之敵斷然擊碎，服從者則不擊」，實在是喝破此中的消息。左手揮劍右手捧香可爾而精進於回回教之布教的馬赫默德的故事也是應該效法的。

此外，由具有慈悲與憤怒之側面的成田不動尊和十一面觀音也使我们感到了莫大的示唆。

擔任善隣工作的人，特別應該注意的是容易過於仁的這件事。這樣便將會使民衆只狎於恩，反而招來其面從心背的輕侮。應該留意。民衆雖然一面感激隨著日本方面的仁愛而一方面卻恐懼著陰險無道的共產黨，而無意地取抗日行動的實例也並非少數的事實。應該記住，自然善隣工作是須以至深之愛情為基調的，但是在必要的時候，也是須要講求斷乎武斷的鐵血的權宜的。

(未完)

# 書局與舊書攤

——中國知識人與讀書——

實藤惠秀作  
石郎譯

在今年正月，忽然想到了一樣事情。就是這樣的。

『北京比東京更是一個讀書的都市呵。至少也是一箇愛書的都市呢！』

中國人的重視正月，可以說是超於日本的。正月的頭三天，無論那家商店，全都變成讀家的闕板休息齋。

但在北京只有一箇極熱鬧的不休息的買賣，那便是舊書攤。

從正月初一起，一直到十五，在北京的海王村，琉璃廠，便是駁甸兒，甚至連大街帶小巷，一併地滿都是擺攤的舊書攤，那是一箇在木板的書架上，總是羅列着一些不容易找見的書籍的一大舊書市

場。

老人，中年各樣的紳士們，摩肩擦踵地擁擠着。真是讀書人在一年中所感到的最高興的。東京雖然也有日本的讀書人集會的處所，但在正月開始的三天裏，却没有聽說開過舊書展的事情。因此，就是現在想起來，我依然感到北京的駁甸兒是值得羨慕的。

在如此讀書，愛書興盛的中國，出現了一箇如商務印書館那樣的大書肆，也是不足以爲怪的。

商務印書館，是明治三十年（光緒二十四年）僅以四千元之資本開業的，但明治三十六年（光緒三十年）自從與日本的

金港堂合作，雙方各出十萬元的資本，而在編輯和印刷方面，自從加入了日本人以後，才得以有迅速的發展。明治三十九年（光緒三十二年）時，資本金增加了五倍，已有一百萬元。到了大正十一年（民國十一年）時，又增加了五倍，已經有了五百萬元的資本。昭和六年（民國二十年）本號支

號的職員有二千餘人，印刷部的男女工人合計已有三千六百餘名。

出版最初是一年六十種，以後逐漸增加，及至中國事變前的昭和十一年（民國二十五年）時，有多得足以驚人的四千九百三十八種的新刊出版。這些竟佔了中國全出版的百分之五十二。

x x x

目下在中國的出版物中，有古書的再版和新文化的圖書。如商務印書館的「四部叢刊」(三千餘冊)，以及成爲與其競爭的對手的中華書局的「四部備要」(二千五百冊)，兩者都是古書的再版。商務印書館的大學叢書，以及說部叢書等，全是具有新的文化內容的。譬如可與日本的岩波文庫相匹敵，且其刊行數，竟達至四千冊的萬有文庫，內容是新舊交替的，單只這一種，便是可成立一個小圖書館了。在這一點上，中國是較日本尤爲進步的。

x x x

中國的讀書傾向，若以大多數而言，則是由古典方面而趨向於新文化的。如言新文化，則頗多直接採取自日本，或間接借資日本而取得的。且在中國新書月報的雜誌上面，有署名爲若虛者，曾說過這樣的話：

「翻開新刊的書籍來一看，十之八九都是來自日本的。」

這種說法，也許有些誇張，然而在中國的新書之中，也可以看出來有很多是從日文翻譯或由日譯本的重譯的。就我一直筆記到現在的單是確係由日本翻譯下來的書籍，大約有二千六百種之多。

那些，全是由於中國知識人的見解，愛好，便選來翻譯了的。所以，那全都是在沒有認識原作者的時候，便做了的工作。現在又彷彿開始了邦書漢譯的工作，但在此次藉中日兩國人的協力，似有可憐，所以我以爲實在是很相當的工作。

這期間，我國方面，由過去的翻譯，知道中國人有着如何的愛好，應順附隨其傾向，同時依據我們的正確的著述而決施以勸導的態度也是必要的。譬如大川周明的「國史概論」，北一輝的「中國革命外史」，或宮崎滔天的「三十二年之夢」等作品，我想必要有完全的中國譯本才好。

(本文刊載在本年二月五日之「日本讀賣新聞」中。)

### 吝嗇人的醫牙

#### 松村武夫

某鎮上有一個吝嗇的人，他因爲壞了一個牙齒，疼得厲害，就找左近的牙醫生去了。醫生說：「這牙已經爛了，非拔掉不可。」吝嗇的人聽見這話，顯出爲難似的口氣說：「拔牙需要多少錢呢？」「一圓錢。」吝嗇的人瞪着眼睛說：「那太貴了，就是一圓小牙齒哪。」大夫冷笑着答道：「不論大小都是一圓錢，因爲鑿牙是一樣的。」吝嗇的人，要盡力想法討便宜，所以說道：「那麼一次多拔幾個就可以少算了把？」「那還可以少算你些。」「那麼拔兩個能給算一圓五得了。」這麼着吝嗇的人，除了鑿牙之外，還拔了一個沒壞的牙，給了一圓五。然後一面說是便宜一面得意揚揚地回去了。

〔杉村英治譯〕

# 關於魯迅

增田 涉作  
野 雀譯

最初知道魯迅的名子是很久以前。是何年何月現在雖已不能清楚地記得，但是我覺得彷彿是在離開的高等學校的學生時代，同級有位台灣出身的洪君（現在擔任北京師範大學的講師）讀着中國的雜誌和小說，我和他很親近，便由他最初聽到了，或者是因為在那當時，京都大學的中國文學研究者們辦了個雜誌「支那學」，也許看了在這雜誌上齊木正克氏紹介了的「圍繞着胡適的新文學運動」(?)而知道的罷。總之距今已有十七八年之久，所以那當時的事已不能明確地記得了。

直接地讀魯迅的小說是進了大學之後，同級的羊島騎君（現

任京城帝大中國文學教授）利用暑假旅行中國，在北京會見了魯迅，拿了那時魯迅們所出版的雜誌「語絲」歸京，立刻和我們同級學生相商，想要成立現代中國文學研究會。在第一次的會席上，大家論評魯迅的文學，我在這會集（雖說是會集，其實不過只有四五個人）的人中說了些似是批評的言論，我記得彷彿是說讀了「故鄉」，認為那是牧歌底的而把他歸併為羅曼羅克的作家了。總之，因為當時不大能够讀魯迅的文章，覺得很難，所以一定是胡亂地放言了。對於作品也未特別感動，沒有怎樣受到了不起的吸引。這研究會也僅只一次便而中止了。

魯迅這個名字的不能忘却地沁透于我的腦中，較之這次研究會無寧是因了他的「中國小說史略」。我們在大學聽過鹽谷溫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的講義（這在我是最認真聽了的講義），那時，關於中國小說史，鹽谷先生的「中國文學概論講話」裏的最為編錄得完整，而且歷代小說作品的紹介也很周到，被認為這方面最高的史論。這之間，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出現了，使人嘆驚于它具體的內容的豐富和體系化的整然，並且因了在當時任誰也不曉得的地方，給人以許多的新的啓示。為此所刺激，鹽谷先生乃完成了明朝小說三言，（「喻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拍案驚奇」，「刻拍案驚奇」）的研究，並發表了「今古奇觀」的成立系統。我和長澤規矩也君（現任東京帝大中國文學講師）和幸島曉君也或一同去上野的圖書館調查「醒世恒言」或查考三言著者（馮夢龍）的記載，而為幫助研究的忙殺了。這都是以「中國小說史略」為引線的調查研究。因為這種關係，「中國小說史略」誇大一點可說是相當于中國小說史的聖典而使我懷有了這是極偉大的著作的感銘。當時，我是剛進了大學的年紀，這「中國小說史略」的著者實在是了不起的學者——這種畏敬之念，被深切地栽植給我了。不以此，當時的同學，一定都是這樣的罷。

我出離學校之後（從在學校的時候已……）一時雖曾幫助了佐藤春夫翻譯中國小說，但是屢次想到中國去看一看，在千枚稿紙的翻譯告一段落時，我就以此做為田頭而決心到上海。因為沒有許多錢，最初是打算做一個月的旅行。當時並未特別注意中

國的文壇情形，且從最初便不曉得魯迅是住在上海。只是因為由佐藤春夫討了內山完造氏的紹介函，所以一日往訪內山書店時聽到了魯迅正在上海，而且每天要出現在內山書店。

我是如獲至寶地，起意要由他學點甚麼。我打從很久以前的對於他的畏敬在前面已經說過是由于「中國小說史略」，但是他做為作家也被認為是中國的第一人這點常是曉得的，因為我會讀過上海版的「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集」，並也會時常地讀「小說月報」這個當時唯一的文學雜誌。

最初和他遇見時的印象是怎樣呢，我未能清楚地記得。我想大概那時倘若不過單只是在旅途上和魯迅遇見一二次，也許現在仍舊能鮮明地記得當時的情形罷，但是因為之後竟自每日的和他接近了十個月，所以自然地第一印象便消滅了。

我由於想跟他學習的念頭，最初是每日地酌量地出現在內山書店的時間而前往。大概是我向他問及了研究中國的文學該讀甚麼樣的書罷，他把寫着自己的幼年時代的事情的「朝花夕拾」送給了我。我在我的公寓讀這本書，關於不明白的字句和內容的情形，便於翌日在內山書店求魯迅指教。——是這樣地繼續了一個時期。「朝花夕拾」是回憶他的幼年時代（及留學日本時代）的他與其周圍環境的東西，尤其更多是回顧中國的生活的風習與生長於其中的幼小時候的夢的作品。我覺得大概是因為想使由異國來了的我，想要研究中國事情的我儘先地知道中國的生活的風習與其周圍氣態。現在我感到了這種地方也可以見出他的溫厚而周到的用心。這是不滿二百頁的書，一禮拜左右便讀完了，其次又給

了我題名「野草」的他的散文詩。雖說是散文詩卻並非抒情底東西，而是充滿着激烈的憤怒（對於政治底壓迫），爲甚麼寫了這樣的東西呢？在缺乏其歷史的具體的事實之知識的我，實在是未能把握到它的理由。根據這本書我只有知道了枯瘦而顯着蒼白的臉的他能夠持有奔騰強烈的憤怒的感情的人。

其次我又開始了關於「中國小說史略」的質疑。這是從最初便有翻譯它，（內山完造氏勸我譯它，我因爲友人辛島君從學生時代便曾說過要翻譯這本書，所以起初是購置了一個時候。但是他的譯文幾時能完成呢？是翻譯與不譯都還不曉得的。幸而魯迅先生現在這地方，共同翻譯怎樣呢？——因爲受了這樣的勸告，我也便決定了若半先翻譯成就算做罷，假如在他的翻譯未完成之前我先譯成，就把我譯的出版。魯迅也同意了這樣做。然而我是給辛島去信知會了他。）所以請魯迅一字一句地解釋了。這時已經不是在內山書店，而是出入於他的家中了。在內山書店漫談（當時是這樣說的）完了，便和他一同去他的家裏（從內山書店到他家是二、三分鐘的距離），然後兩個人並坐在他的桌旁，我把小說史的原文逐字地譯成日文來讀，讀不懂的地方就向他請教，而徹底地質問關於字句或內容的不明白的地方。那答覆倘若不是字句的解釋是簡單的，然而如果是內容方面，因爲須得詳細地說明，所以相當費時間，大概是從下午的二點或三點起，繼續到晚間的五點或六點時候。自然，有許多時候常是轉入雜談或穿插了對於每日發生的時事的意見和批評，但是總之我覺得足有三個月，爲了這一本書的講解而費掉了。那時，他幾乎和外部不交

往，所以沒有客人。在寬敞的書齋兼客廳裏，除了夫人景宋女士在稍微離開些的地方做着她自身的事情有時讀書，有時抄寫或編輯之外，只有他和我兩個人，沒有一點妨礙，我是很能夠充分地受教了。許壽裳所編的魯迅年譜，大概是根據了魯迅的日記罷，在民國二十年七月的項下，有「爲增田涉講解『中國小說史略』全部』的一條，在這講解完了的時候，我雖然安心了，我想他也安心了罷。之後，完成了「呐喊」和「彷徨」這兩部小說的講解是在這年的年暮。因此，這一年裏，春夏秋冬我是每日出入於他的書齋，而受了他一日兩點或三點的個人教授。每日被款待以點心和茶，一星期內還要兩次被招在他的食堂晚餐。他實在是厭地，諄諄地，熱心地教了我。我至今還幾乎是找不到感謝的言語地感着他的恩。從他的人格所分泌出來的高貴的心性，是比這今所接觸的任何人都偉大的這個印象，現在也仍超越了國境，烙印在我的胸中。甚穩的事都可以和他說，並且他持有可以幫他從心裏聽取那事的，有虛不可思議的魅力的器量。我聽着他的死訊，感到了彷彿支撐着全身的巨木倒折了似的心情。

我那時所住的地方，是日本人經營，只有四十幾個日本人住着的公寓。後來知道在我到上海寓居那裏的前一個月，魯迅曾逃離中國官廳的追跡而藏身在這公寓。在一間房子裏他領了夫人和女僕生活了一個多月，因爲房屋狹小，晝間便盡坐在廊下。那走廊稍爲寬闊，放着一張長椅，並且安置着火爐，平日是僕役和寓居的孩子們停留的地方。魯迅坐在那椅子上，一面與着書齋，一面把密柑分給同寓的日本人的孩子們。但是，孩子們不知

怎地覺得從不相識的中國人討得東西有些不好意思，便不大想要——我後來由公寓裏的人聽得了這件事。我聽到這件事無由地感覺了寂寞。

他喜歡孩子。最初所寫的小說「狂人日記」的最後的話便是以「救救孩子」結尾的。他所寫的作品裏，虛無的地方也並非沒有，但是却總是想要扶育孩子。這是他的唯一的夢。爲了對於中國之未來強烈地懷抱着這樣的夢與希望，所以總能夠頭腦不停地與現實之危險的政治力來鬭爭。但是，他却說是想要讓自己的兒子做科學者，說是牽連了現實的政治（逮捕與恐怖）的生活方法總像是穿著濕漉漉衫似地不舒服。這大概是他的實感罷。

我是在第一次上海事件發生之前，空氣已經很險惡的時候歸國的，第二次再到上海訪他是在他臥病牀，被認爲也許不能再起的時候——五年之後。

那時，他的肺整個地被結核菌所侵蝕，幾乎成了空洞，他把通特根照像給我看，我愕然了。但是觀別了五年而再度來訪的我，雖然曉得會了面使病人與舊是不好的，（一面遺着別人的警告）却仍是在訪了二三次，懇切地面談了。因爲這樣又發了燒，內山氏曾勸我停止訪問，但是好容易來到上海又不能那樣，所以仍舊時時地訪問而終於逗留了一個來月。這之間，雖然是很簡單地我也把他所構想的中國文學史的計畫記在了我的備忘錄上。

我在回日本的前日，曾去告別。是六月的炎熱的日子，他在門口的房中的地板上（在那裏放着桌子和三四把椅子，陳設的相似接待室）把桌子和椅子歸整在屋角，鋪了席子睡着。我去了他

便起來，把似乎是早已預備好了的禮物取出來，一一地說明之後贈給了我。夫人拿了包裝紙想裝包，因爲稍微耽誤了一點時間，便搶了過來自己包了給我。他對於這些事也是很能幹的。然後他站在門口送出了我。我在拐過路角之前也屢次地回望了。這日是我與魯迅的最後一面。穿着白衣服，骨瘦如柴地瘦削了的，佇立着送我的姿態，至今還殘留在我的網膜上。

他病稍見好轉，可以坐船旅行的話，是也許要爲了轉地療養而到日本來的。當時每日給魯迅診病的須藤醫師的家在鎌倉，因爲這位醫師的勸告，也許要到鎌倉來住的。我曾約定那時要到神戶或鎌倉來迎接，但是終於沒有實現。

在這之前，我最初留在上海的時候，聽見了魯迅將到九州大學教中國文學的消息。那當時，九州大學正缺少專任的中國文學的教師。是由誰聽到的雖不能清楚地記得，但是，我想大概是由來上海旅行的水野勝邦君（東大中國文學科出身，現任貴族院議員）聽到的罷。於是我向魯迅問道：「你有想去九州大學的心情嗎？」他的回答是：「倘若是一年左右去也可以。」我因爲極力想要把他請到日本來，讓日本的學生學識甚麼，所以曾說給我相識並也詳知魯迅的東京帝大的某教授，託他斡旋。但是，那位教授斡旋了沒有？還是從開初就看出沒能有實現的希望？任甚麼答覆也沒有給我。魯迅倘若來了日本，並能有安然地研究的餘暇，大概是比日本的大學的中國文學的教授講師們集合了一百人來教都能聽到活鮮鮮的中國文學的講義，學生的所得是遠爲增多了罷——我現在還這樣地覺得遺憾。

# 今日的話題

## 北京文場的幾件事

（續）

司馬諄

### 相同的預感

爲了鼓勵價值作者在華北制定了華北文藝獎金，據說該獎金應該於去年十月發放，但也許是因爲負責諸公太忙碌，那時無暇及此，於是一直擱到現在，好久沒有人提起了。近日，這個制定獎金的團體，也許是在編製着什麼史略，所以又想起了這個擱淺了的，堂皇且正派的晉舉來，而要把它筆之於書，因此，責任者們竟將要召集所謂審查會來，打電話找人，喝茶，吸煙，（並非鴉片煙，但也不是絕對沒人吸鴉片的。）吃洋點心。這樣也許由這些人們嚼嚼幾次之後，得獎的作品便將決定了。

此話不提，得賞反正是好事，賞狀可以裱在作者的書房裡，藉以向人炫耀那便比用鉛字把「詩人」等頭銜印在自家

的名片上好的多了，何況還會有一筆獎金呢？

此話也不提。

但是爲了這賞金事，確有些人不免要想一想了。也許他們作夢時想到自家得了賞，但也許不然。然而對於這次行將得獎的哥兒或姐兒們是不能不想一想了。雖然，這對於他們自己也沒有甚麼大關係，但又沒有暴力可以限制他們讓他們不想。

於是，在南方和北方都有人想了：上海某雜誌上有人大概這樣寫道：「（恕我不能找到原文。）

華北文藝獎金將賞給梅妃（×××夫人）的『魚』（這是真事，這雜誌是我在朋友處看到的，我若扯謊天誅地滅，謹誓。）

而在此之前，不僅是我，就是我認識的朋友中也有幾位想到了，當然都想這份賞給誰，但是我們所想的倒與前述的人名及稱名都不一致，而是：「蘭娘」或「蘭」。

昨天夜裏有人扶品時，在壇前也會問過了這件事，此訓說：「梅妃」與「蘭

娘」同類，「魚」與「蘭」亦係同族，是以南北人們的預感，却都是相同的耳。」

因此，誰本諸天意，願該風流傑作榮獲華北文藝正賞也。

### 詩人與他的詩集

前文裡已經提過的，在去年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席上，曾有新興的北京文學領導者某君，推薦了「損棉襖詩鈔」雖未得到大東亞文學賞，却也得到「選外佳作」的賞了。倒算圓過了面子。

據說賞狀及賞金俱已先後領到了手，因此我們對於這位詩人似乎是該介紹一下的。

上月某報副刊文學欄內，曾載有一段文學者座談會的記錄，上面有一節談到「詩人」（但並非這位詩人）的寫道。

問：「詩人在哪裏？」

答：「詩人在名片上。」

這話的出處是如此的。因爲這位詩人自己已經明確的知道了個人的地位，他知道自已確是一位詩人，於是他便在他的名片上，印了：「詩人×××」。也許這是他私下給了別人的，但是這被給的人，終究不是詩人，他自然也不



# 今日的話題

繼詩人的支虛，於是有一次他便拿了這名片到「詩人」作事的機關裏去找這位「詩人」去了，還把「詩人」弄得很不意思。

「詩人」得「選外佳作賞」以後，自己想要出版他的詩集了。他大概以為拿幽靈詩集來得賞，終究是不太合適的罷，於是他打算要把他的詩集出版。

但「詩人」總是「詩人」，與常人大有不同。

有一次他向某出版機關的負責人說，假如出他的詩集，版稅必須是詩集定價的二成（即百分之二十）。該負責人因為向無先例（普通是一成或一成五），不得不拒絕了。「詩人」頗為不樂。

然而，終沒有爭出「詩人」詩集的第二個或第三個出版家，所以「詩人」為了使他的詩早日出頭露面，他便又設法找那出版機關去了。結果那機關又如同和普通人一樣的和「詩人」講好了條件允諾代他出版了。

「詩人」把他的詩集的底稿送到那機關去以後，的確是非向小可的，原來他除了會寫詩而外，還會編輯術的，他的

詩集的編排的方法，都是他自己設計了的。

封面上他寫了集名「損棉襖詩鈔」並無甚麼新花樣，在扉頁上，編者先生們却發現新的設計了，可是也並非他自己所發明的。（他的聰明倒也有限）

他在這頁的正中，畫了一個方框，下面寫道：「作者小照」。

編者們以為這位「詩人」的令尊容，恐尚非讀者們急於要拜見的時候，所以竟甘脆的將詩集的草稿擱置了他，因而連編者們也竟沒有了拜見「詩人」尊容的機會，這詩集直到現在還沒有印出來。

「詩人」者誰？「恐怕有人要如此問的。我們還是轉一句名文來答罷。」

「北京損棉襖主是也。」

最近拜讀了「承」燕北作家月報」及「中國文藝」之後，能以新的姿態產生，而且創刊號即發行一萬本，是為燕北文學出版樹一新紀錄。「之」中國文學」，對於該刊創刊編者，作家協會幹事長柳詒光先生除感佩之外，深感到在此編輯術中，蘊藏一種強大的謀略。我們不妨

先引一段他的「代創刊詞」的「文學報國」裏的一段文字如下：

「關於戰時的文化工作，於此，我們知道方針已經確立，體制的整備，在原則上，也有了準據，剩下的則為動員的問題。這裡在文化工作的所要的「人」，不單是體力與技術，就能勝任的，還得有意識自不待言。而在文學尤要有領導的意識，更決心走在教育家和政治家的前面。要有這個自信，作個國家民族的先覺先驅者，作個中國文藝復興史的開拓者。然而這不是一兩個文學者就可以擔任起來的事，即使一兩個人也不是憑空可以生出來的。第一我們應求專志於文學的人生存。換句話說，就是我們要養成職業作家，要養成氣質長虹，筆掃千軍的作家，要養成能夠文學，能夠國家民族的作家。同時，還要作的是，向國民大眾去普及這種文學的精神。這箇，換句話說即是要提倡地方文學的活動。須使文學突破都市的圈子，也在地方上成長。」

x x x x x

# 今日的話題

肩負這些課題，「中國文學」在中國文學協會成立之年，在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在中國舉行之年刊行，我們覺得這是十分大膽的工作。我們在感覺擔負這工作的光榮的同時，又不勝贊揚。：：：」

這一驚堂皇的道理，非幹事長先生是他人所不能說出的。其所以能當幹事長者，恐其原因也便在此。真是好一個「氣貫長虹，筆掃千軍的作家」，好一個「能殉文學，能殉國家民族的作家」，然而有目共睹的却是在不算短期的二三年內，我們除看到他寫過幾篇頭語，和發刊詞之外，其餘並沒有過任何的文章，而這樣的儘管他能「筆掃千軍」而却偏偏是與文學無關的，所以我們又可以放心，他雖能「殉國家民族」而決不會「殉文學」。原因是他無論自己怎樣說，他畢竟不是文學者。

但是為何他單要如此說呢？這便是他的謀略。請看他在編輯後記裡寫的：「團結全國文學者之「中國文學協會」成立在即，華北作家協會亦在準備改組為中國文學協會華北總會

中，此際發行「中國文學」為會員發表機關，為推動中國文學運動之工具，深值我等紀念。我等唯有竭盡文學者之權能，以文學報國而已。」

在此我們看出了他的企圖，養成什麼什麼的作家，不過僅是扯淡，而實際所希求的，只是因「文學協會」成立在即，「而他準備將他的「華北作家協會」準備改組為中國文學協會華北總會」而已。同時更可以將「中國文學」為會員發表機關。」

此中當然還有他所不忍明說的話，就是：「還可以把我的朋友們，都委為幹事，自己高高在上，據團體為自有，占據一方，以致子子孫孫永與文化飯，以及於永世之世，囑們。」

所以，邇來他更發展開他的強大的活動手段，盡量的暴露着他的那個行為，而說要用他的全部財產來幹。（所說的幹者，是指組織該文藝協會北京分會也。）那麼他的此種豪舉，便該是我們應該佩服的了罷。然而却又不然，他的除去要攫取這文學活動的地盤之外，

他最想立刻拿到手的就是該會的經濟大權而已。

他所說的「文學報國」等，都與此事有關，不是他的心裡的理念，而只是為達成他的另一目的手段。

我們要注意他的方法，我們要小心他的謀略的行爲。

（我這篇東西刊出之後，恐怕「文協」北京分會就將成立了。然而既到彼時，我也頗不想對於這篇東西有一字的修改。因為這類話是該說的。我特別希望編者能保持這篇東西原來的面目把它發表了。筆者記）（未完）

## 以甚麼為基準而 授賞了的呢

志智嘉

大東亞文學賞是甚麼東西雖然不能判然，但是從其名稱來說，從日本的文學報國會的人們參與這件事之點來說也該當是不能不有權威的。既然別的地區的人也俱各受了賞，在華北若同樣

# 今日的話題

的當然地獲得了是難為情的，但是袁厚氏的貝殼果是能夠贏得這光榮的，或應該光榮的賞的作品嗎？這點却是我們不能不反省的。現在假定貝殼或袁厚氏的諸作品在華北受着歡迎，假定它是形成着主流，這話也是依然可以說的；倘若只以袁厚氏的作品形成着華北的主流，理由，不以貝殼之內容與價值為問題而授與了文學賞的話，則文學者大會，尤其是形成着文學者大會之核心的文學報國會的輕率是不能不被譏笑的。

引田氏曾論謂：「既然貝殼得了大東亞文學賞事實的事實，是證明着袁厚氏的作品在北方受着歡迎，形成着主流，則批評貝殼就仍是等于批評北方文藝之「一端的」這也不得不說是輕率的說法。倘若袁厚氏的作品是形成着華北的主流，則批評貝殼也許等于批評北方文藝的一端，但是得了大東亞文學賞事實這事實——這雖然是應然的事實，不過這就說「證明着袁厚氏的作品受着歡迎形成着主流」嗎？在北方受着歡迎與否，形成着主流與否的問題和文學賞的問題全然是一問題。

即使拋開文學賞的問題來想，袁厚氏的作品是否形成着北方的主流呢？所謂形成主流到底是怎麼回事？倘若主流便是多寫，那就誠如所言了。然而，只是多作在藝術的世界是沒有意味的。

再者，所謂主流是代表底的作品的意思嗎？袁厚氏雖然多寫着，但是若說他的作品是華北的代表底的作品，不共我，關心于華北的文學的人的多數都將不予承認罷。

## 是以此為基準而

### 授賞了的

魯丁

上面的「以甚麼為基準而授賞了的」呢？是三月二十六日東亞新報所載的一篇對於大東亞文學賞的評文。作者志智氏去年十月在庸報上曾寫了批評貝殼的文章，在一月號的藝文雜誌上的「文藝雜誌」裏，也曾稍為論及了這件事。

關於袁厚氏的貝殼，我想留待有知于袁厚有知于貝殼的人來談，在這裏僅就

我個人所知對「以甚麼為基準而授賞了的呢？」做一個答覆。

「以甚麼為基準而授賞了的呢？」這是一個謎，但是似乎也已經有人揭開了這個謎底。「敦隣」三月號的「今日的話題」欄裏，司馬諱先生在「北京文場的幾件事」一文中，曾放言了對於我們的文學運動家頗為不敬的言論：「門生和老婆的代表們」。

「據說開會時日本每日新聞社捐助了這筆賞金的時候，會場裏也便規定了這份賞，因為要在短期間內決定所以審選也是草草了事的。這一點久米正雄先生到北京來也親口說過，不容那個再來翻案。但我們的代表們，在一不加小心時便容易露出他們的嘴臉或尾巴來現了原形。因為時間匆促，不能往各國去另聘審選委員，所以便隨時出席大會的各國代表們（包含買辦和名士）偏於審查，別國的在下不知底細，不敢多嘴，却說我們華北的代表們爲了此事是很幾幾磨磨了一番的。當然是各要選他們的嫡派人的作品來入選的，一則可以得些錢

# 今日的話題

買點上等煙膏過癮，一則可以露露名辦氣。經他們最初的商量和打聽，知辦道在華北可以選四篇得獎，於是買辦就和名士便妥協的把這四份賞品包辦了。買辦是會打算的，他說那逢四進二罷他和名士一人選出了兩篇名士是有門生的，門生也會寫文章，於是他便選出了還未預備出版的詩集，題名曰「損棉襖詩鈔」外一篇技不錄，買辦也選了兩篇，其中的一篇便是他老婆的短篇集「蠶」，而且在未確實發表之前，東京還不知道消息的時候，我們這裏便已見到了消息。以後據說是大會方面又要在中國作者的作品中只選兩篇了，而且其中的一篇還須是華中的，所以輪到燕北的名下，便只可選一篇，於是買辦和名士便勢不兩立了，他說他老婆的文章好，他說他弟子的詩高；因為他們沒有更高的本領，不能把這老婆和門生的身體從中離開，然後再把它合在一起，弄出一個半男半女，半門生半老婆的中性人物來，扭扭而調步的去領了那份賞，使買辦和名士皆大滿意，

所以便只好選出一份與二者都不大相干的作品，而它又是華北此年中唯一出版的長篇來，獲得這個賞，也算交了這份差事，於是又天下太平了。」

這不是把「以甚麼為標準而授賞了的呢？」這謎解答得詳且盡了嗎。我想偷懶的就以這段餘文做為我的代言，因為我的所知也不過爾爾。

說一句題外的話，我想勸告志智氏不要太認為把大東亞文學賞授與了袁犀的貝殼是奇榮而輕率，因為至少我們還可把貝殼拿在手裏掂量掂量它的分兩，倘若按照最初的內定，授與了包含著還未出版的詩集的四篇或竟乾脆地授與了「損棉襖詩鈔」（當是「損衣詩抄」之誤稱）我們能知道那是甚麼等類的東西呢！

## 關於袁犀和貝殼

（拉雜的文談）

雪 魂

我是沒有批評的眼力的人，但是因

爲了有話就吐出的索性，我就就袁犀和貝殼胡亂地說幾句話。

聽說有人曾在中國文壇上寫過「袁犀論」，是怎樣論的呢？沒有讀過該文不得而知。平素不大注意評文的我，在今日寫這篇「關於袁犀和貝殼」也竟不能不自愧疏忽了。

這作者將來是會成爲一個很傑出的小說家的——在讀了袁犀的短篇小說集「泥沼」，並聽說他是纔二十歲的青年時，我不禁地暗自這樣想道。這是我還未和他識面的時候的事情。

相識之後，因為彼此都不善于言談很少聽說他談及關於寫作的事，有些朋友在一起聚談，他也大抵是沉默地傍聽着，不置一聲。我有一種怪癖，常好在暗中冷靜地觀察別人的言動，這個毛病我從未向外人說過，深恐被人誤解或疑念做暗昧的行爲，然而在我自家，絕非對他人的懷有惡意的偵察行爲，而是爲了自我的省察。我觀察着他的冷靜的傍觀態度，覺到了他是一個個性很強的藐視一切的高傲的人。

由于藐視一切，一切的人們和所有

## 今日的話題

的事情，自然任甚麼都不會放在他的眼內的。然而只有一件，是使他當做身命地鑽在了自己的眼裏，心上和血中。那便是「小說」。

「用功，只有用功是學寫小說的捷徑。」

是幾時，我聽到了他這樣意思的話。我解悟了他的以二十許的年紀便寫出了「泥沼」的並非由于生理的早熟或天來的才氣，並也明悉了他傷害了健康的原由。有人到他家裏訪他，問手拿着玩具跑近來的他的將會說話的孩子：「你長大了做甚麼？」「寫小說。」聽見孩子的這樣回答，再看一看孩子父親的和年紀不相稱的蒼白的病態臉相，會不知不覺地有一股黯然的情緒侵襲心中罷。

够了，只此我們也可以知道他是怎樣地把身命寄託在「小說」的寫作上，就是同是文藝的部分，他也只認定了小說這一項，把隨筆，詩，劇等當做了傍支末節。在這一點，實說來我是多少地爲寬厚感到他做爲文學者的成長上的危險不會淪爲了淺薄的「小說匠」？我直感到爲了文學的深度，形形色色的趣味和

試探都是必要的，至少在文學底的，在成長中。

從「泥沼」到「貝殼」這一段路作者是怎样邁步了呢？這應該從「泥沼」和「貝殼」這兩部作品本身來探索。這工作不是我的能力所可及的，並且在某君的「實學論」中也一定有了詳盡的解剖和分晰，所以我樂得免掉現醜，而我在這裏想說的倒是現在成了問題的「貝殼」與大東亞文學賞。

志智氏在三月二十六日的東亞新報以「以甚麼爲基準而授賞的呢」爲題說了這樣的話：

「大東亞文學賞是甚麼東西雖然不能判斷，但是從其名稱說來，從日本的文學報國會的人們參與着這件事之點來說也該是不能不有權威的。既然別的地區的人也俱各受了賞，在北若不同樣的當然地獲得了是難爲情，但是志智氏的貝殼果是能夠獲得這光榮的，或應誇光榮的賞的作品嗎？這點卻是我們不能不反省的。現在假定貝殼或志智氏的諸作品在華北受着歡迎，假定它是形成着主流，這話也

是依然可以說的，倘若只以志智氏的作品形成着華北的主流的原因，不以貝殼之內容與價值爲問題而授與了文學賞的話，則文學者大會，尤其是形成着文學者大會之核心的文學報國會的輕率是不能不被譏笑的。」

志智氏的這樣由于貝殼而論及大東亞文學賞是我也同感的，但是志智氏的把這責任整個推給日本文學報國會，而謂「文學報國會的輕率是不能不被譏笑的。」這點我却不能首肯。前面已經有人在「是以此爲基準而授賞的」一文中，把這授賞的內幕揭穿，我在這裏是無須多嘴了，總之，一句話——且借用飯塚期在「忠言于新中國文學」中所說的話罷：「推薦的人們的無責任也真是那個。」

但是，我覺得批評「貝殼」還是拋開大東亞文學賞來談比較適宜（我想作者在寫貝殼的時候一定沒有夢想到文學賞當選後也未必便感到了光榮罷），因爲若連涉到大東亞文學賞，問題似乎應該不得不擴大起來，兩方的「子且的短篇小說集」滿洲的鮮青的「黃金的塔

# 金 日 的 語 題

「石軍的『決鬥』，日本的『××』和『××』也不能脫出話題之外。『貝殼』當得大東亞文學賞之選與否，做爲另一問題，在我對於『貝殼』之當選是感到了快意的。不然，賞給誰呢？那篇作品呢？沈從先老弟所推薦的他的『高足』的未出版的『換衣詩抄』嗎？抑是他老先生還在擬定題名的『大學國文續篇』？幸呢不幸？倘若最後二者當了選，批評嗎，恐怕一面之談也還得耐着氣再等二年（？）罷！」

對於『貝殼』的批評，在前面我已經說過，我沒有這份能力，不便多嘴，但是對於志智嘉和引田春海二氏的批評（貶的部份），我覺得尚是對的（雖然在二氏的批評中也各有其不同之點），那原因當該歸罪于袁犀的對於『小說』的過試于『真心認真的用功』，變化爲『小說』，『王飯』而喪失了對於其他物事的趣味和歌，今採妻觀了多面的觀察的意欲。至『貝殼』之——倘若是一「昨夜海濱的戀情」，則化爲『貝殼』而沖達到『貝殼』，也許還能有稀微的同情罷，但是這『貝殼』是與其殼中的肉一道腐敗了。

的論道，我想該氏是沒有讀貝殼的前記而忽略了貝殼的反語的別一面的真正的意圖和精神。實在，若不是前記中有這樣的話「在這本小說裏，我寫了些知識青年男女的生活，寫着他們怎樣在生活上沉溺，寫着他們的知識的混亂和迷感，善變與矛盾。由於他們的知識造成他們的痛苦，由於他們的知識製作的罪惡，並且人性的醜惡的一面是怎樣的被人類的教育程度以及現代生活所掩飾而伸張着。」是極容易使人犯與飯塚朗氏同樣的誤會的。據說『貝殼』現在現爲『一般中學的女學生所愛讀，這現象該怎樣解釋呢？這是不能不顧慮的，因爲我覺得貝殼若是沒合了現在的一般中學女學生的歡心，則作者的企圖，將造成爲可惡的反作用而散佈了預想外的影響罷。

無論志智嘉氏或飯塚朗氏或引田春海氏，在他們的評文中皆是說着什麼我都感到了他們因了對於新中國文學的關心而加之於袁犀的熱烈的愛意與裸然的期望。

我歡喜着袁犀的用功，他將會成爲一個很好的小說家，但是，他的唯一的應該超越的難關，是不要踏入巴金的路子，因爲我發覺到他確有這種危險的性分。

## 輿論的微力

劉 準

近來各雜誌上寫的一些批評文章，有時頗爲種種人不太滿意，彷彿他們對於這些寫出來的文章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在這樣的年頭，還惹心腹憤脾的人教他們不能舒服的喘氣，實是罪該萬死的，然而這一點點的輿論畢竟也發生了效力。

前幾個月，在年底結文壇上的帳目時，有人曾經提到去年的大東亞文學賞的幾篇選外佳作。因爲那時得獎者尚未拿到獎金他便藉以嘮叨了幾句。在此文發表以後不久，這獎金便一五一十的寄來了。有人說這大概就是一般輿論的微力。所謂一般者，即指那一篇結帳的文章中所說的也。

# 今日的話題

還有一件事，也是與輿論有關的，就是近日無論在南方或北方所屢次提及的華北文藝獎金受獎者的事，很有預測到這筆獎金將被梅娘的「魚」得到。而在此種說法到處傳揚起來之後，忽然我昨天又聽人說大家的預測恐怕都要錯了。因為梅娘太太顯慮到她自己與作家協會以及她自身為審查委員的關係，所以竟把她的大作自動的由推獎的審查作品中抽出去了。而那人還說她是含淚抽出的。雖然這「含淚」有些近於挖苦，然而這「抽出去了」倒是事實。大概這也是一般輿論的微力。

還是近日的事，大家都說×家協會的事業除開會吃點心之外，似乎做不了甚麼事情。所以該會的負責人也便作一些甚麼事情了。例如會方印製了稿紙，廉價的賣給會員們，以示體恤之意。但假如我們要「粗想」一下，便也不難明白，這不過是一方面敷衍輿論，一方面又可在他們的報功單上加寫一筆花樣而已。況且在近日行將成立的新文學團體中，該×協的負責人或者也可以拿它作為一點爭權奪勢的口實。

只憑這些鬼聰明，對於實際的事情能否得到成功呢？那或者只有鬼纔能知道。

## 又要復古了

潘 宰

去年教育行政會議席上，有某省教育廳忽然提出了一個提案，大意說，現在小學用的教科書，已經不如從前的好了。因為不該用語體文，假如再不改正便要文運日下了。提案中的文句，使人讀來也不免頗有令人啼噓之感的。他們的主張，是凡所有的教科書都該變為民國十五年以前的樣子。這提案，當經大會全體通過了。以後教育最高機關，還以公文命令了執行機關，讓他們對酌遵辦，據說此時執行機關裡的人們，頗有些不滿，因為他們還清楚的知道文言文和語體文甚麼是有用的，所以這話便慢慢的傳了出來，而有很多人知道了。其實這也不是甚麼怪事，尤其在我

們中國。在語體文方纔創始的時候，關於這種論爭是頗熱烈的，因為語體文被使用已有二十餘年了，這當然就是它的勝利，爲這事工作的人們，也都名列文學史上了，這當然也可證明了他們的功績。所以孰是孰非，我們早就不該再囁舌了。而今日竟還有死不掉的頑固的糊塗蟲，他們還要把既成的進步的東西硬要拉回去。不過這也不怪他們，因爲根本現在管教育的人，就不該是這一類東西，他們連地球到底是方的是圓的都不知道，他們又怎能知道文言文和語體文的優劣呢？他們只知道拿教育當作衙門，拿辦教育當作「做官」，其或竟拿教員的缺額等。可氣的他們又不肯老老實實的作他們的教育官，剩下幾個錢，然後死掉拉倒。他們利便，硬充內行，說是要把小學教科書改爲文言的體。

細查民國十五年以前的教科書是甚麼呢？大概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共和教科書罷。如果是這個，拿初小第一冊國文教科書的第一課說吧。

共和國文第一冊第一課（一人）  
初小國語第一冊第一課（現用者）

# 今日的話題

「天亮了」

儘拿這兩課來比較，前者要講「人」即「人是甚麼」，「怎樣作好人」等，而後者則是要講一點自然的現象，告訴他們天亮了的事情，而且這是一件清新的啓示，不像前者那樣的乾澀死板，在教育上來講，哪個可以使兒童容易領會和感到趣味，那當然是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的。何況全部說來仍是有如這個例子似的不同呢？而這較老而不死的東西們，仍要把好的毀掉，讓壞的再復活起來！

說來，他們這提案還是其次的，最使人生氣的，據說還有某省竟對初中國文也有不滿了。他們說研究語體文，必先研究古文。所以他發行了古文選。第一篇便選出了「毛詩序」，以後的便是一篇由古文觀止中斷手摘來的古文，是些甚麼，並不記得了。他們主張中學生應該拿這個來代替現有的國文教科書，最低限度也要以此古文選爲補助教材，假如以這些人的主張，那麼我相信他們必定要主張小學生們開頭便須讀「百家姓」或「三字經」了。

時至今日，凡事沒有不力求改革的，

不但有人主張把中國現在這樣複雜而艱深的文字，改爲簡便的，甚或連形體都一點也不留的把它改掉。就是在日本也有漸次提倡省略漢字即多用假名的事，連他們的教科書上的文字，也改成了標音式的。德國自希特勒取得政權之後，他們對於一切日耳曼的固有精神都要保存，但是他竟毅然決然的改掉了他們原來花寫的文字。這些都是爲了整個教育的原故。

偏在中國，就單有一些人，專門和前進的事情搗亂，彷彿他們是希望把中國人弄得越怯不像人越好。所以現在我竟有些擔心，也許再過幾天便要有入強逼我留起辮子，而我的內人，也將被逼發起小腳來的。同時我想，中國也許又要復古了。

## 講給孩子們的故事

事

沙里

前幾天我到一位朋友家去，這家是

頗富裕的，這樣的年頭，他們還是照樣吃魚吃肉吃白飯，真是令人不勝羨慕之至的。

我頗愛他家的那位愛清潔而又聰明的小孩，她今年才七歲，是幼稚園二年生了。

有一天他忽然給我講一個故事。

「有一個小孩，他母親有病了，想要吃活鯉魚，冬天河裡都凍冰了，沒有地方抓魚去，他就脫了衣裳，光着脊梁倒在河裡的水上了。一會兒冰化了。裏邊跳出了兩條魚來，他抓住了。回家給他母親吃了。就好了。」

這分明是二十四孝中「王祥臥冰」的故事，我在小的時候，祖母就時常講給我聽，事隔二十幾年了，孩子們要聽的故事還是這些，難道還必須要把孩子們講得對多天都脫了衣服去倒在水上去才不講麼？

我們應當深表感謝幼稚園的傳教，他們每天給孩子們講這樣的故事。





秋

司空彦

黑黃格子的馬甲，藍色的旗袍，修長的智慧面孔，不加修飾的頭髮……

一九四四年新世紀的產物。

午前十時二十五分，藍牌電車由西向東方行駛，脅下時常有新出版的雜誌，好像是 S. S. S. 階層的人物。

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記憶的手帳上記錄了這樣的話，於是，便變成了測量一日間幸運的準繩。

實在是有點值得驕傲的美麗呢！

這樣的想著，覺得能够在十時二十五分的時間，看見了那張智慧的面孔時，那麼這二十四個小時之內，將是被幸運包圍了的

默默地祈禱上帝，把身體坐在車箱內，望着隔了玻璃窗的

前面車箱——

影

不加修飾的頭髮，黑黃格子的馬甲，被身體隱沒了一半的背

直覺到今天又將是幸運的一天，那莫銘的欣悅便濼濼得動盪

起來。

是秋之朝晨嗎？

悄悄走著的狐步舞似的步伐，半高跟的皮鞋，在緩步節的韻

律，默然道這街頭風景的，是——

黑黃格子的馬甲，藍色的旗袍，修長的智慧面孔，不加修飾

的頭髮

一九四四年新世紀的產物。  
愉快啊！都市裡的十月天。

默默讓自己的腦子急遽的運動起來。

潛意識，神經系，關節，肌肉，細胞……

集體的聯絡，變成了超速度的腳部運動。像百米間的競走，

到了勝負的最後決勝點。

第一名的運動員已經沖過記錄的白欄了。

望着那張淡妝的面孔，心裡却想着：

「圓面孔的女人是熱情的，長面孔的女人是理智的。」

該是個沉着而又勇敢的女人吧！

那在測度的思索裡急忙的建築起烏托邦來，像浮世繪一樣高  
雅而聖潔的典型啊！

輕輕地嘆息着。

一面用着十年前的青春步伐，給自己送進生活的牢獄裡，然  
而，心情是愉快的。

墨水的海，無盡的風，稿紙的大原野……

一百萬馬力的電力發動機該是貧窮的腦汁了。

風悄悄地挾着海水掠過大原野。

一次又一次的，可是，想到了那張智慧的面頰時，一百萬馬  
力的電力發動機便隨時發生了故障，這是沒有一個巧奪天工的技  
師能修修好的。

生活像一隻魔鬼的手，攫取了體力，攫取了青春，帶給過來  
的，只是一顆衰老的心情。

可是，一個新的力量加到這顆衰老的心情上時，即使是魔鬼  
也將要退却的，便任意嘲笑著生活，輕輕地扔開了手中的鋼筆。  
這些算得了什麼呢？

生活的空虛僅僅是用物質來填塞嗎？愚蠢的人哪！

一面嘲笑着自己，便把一技「吉金」牌塞到嘴角邊，讓談談的  
香煙從鼻孔中噴出，再看它一點點地在空間消散。

庭院中的樹蔭裡，有朝陽漏了下來，洒在階上，洒在身上，

一瓣美麗的圖案畫啊。

默誦着最愛讀的蘇子瞻的蝶戀花，一面欣賞着這自然構成的  
藝術。

突然。

奇蹟呀，哥倫布航海中發見新大路了。

狐步舞般的步伐，節奏的韻律，

從庭院的另一隻角落裡，轉過來的是——

黑黃格子的馬甲，藍色的旗袍，修長的智慧面孔，不加修飾  
的頭髮……

直覺到是受了視欺騙，可是，這個清新的影子，距離自己已  
近了。

「是誰呢？」

怪詭吧的自己問着自己，讓鼻孔間冒出來的煙氣，堆砌成一  
匹山，一朵雲。

那隱藏在山和雲的後面，是一隻美麗而又高揚的面孔嗎！

覺得心情是漸漸地溫暖起來。  
愉快的季節，愉快的十月天啊！

日子像流水一樣的淌了過來，沒有快樂也沒有憂愁。  
情緒上真空的人生啊！

數着鏡子裡的鬚髮，一根又一根的，自個兒的青春是跳到別人的身上啦！

撫摸着額上的皺紋，一條又一條的，悲哀啊！自個兒的青春是跳到別人的身上啦！

可是，把光陰送走了的，是隱藏在內心的一點溫暖。

妄想，慾念，野心，幻覺。

組織成情緒上的紛雜。

終於，

這樣的日子轉來啦！

於是，挾着興奮和快樂的心情，一個人悄悄地坐到咖啡店裡  
流線型的沙發，流線型的枱桌，流線型的磁飾，流線型的

被新時代的文化吞蝕了的殿堂啊！

聽着收音機發出來的小調，那麼浸透了聽覺器官的醉人味兒  
便忘記了戰爭，忘記了屠殺，忘記了正在犧牲流血打發着日

子的人們。

一面用嘴時來找尋香甜的咖啡，一面用眼睛搜索着每一張塗  
了白粉的笑臉。

可是，沒有啊！沒有那張智慧的近代型的面孔。

一個小時包含有六十個分鐘，三百六十個秒，這樣的計算法  
也許是錯誤的，好像已經隔過幾個世紀的時間了。  
真的，時間也會湮滅嗎？

真誠的吸着「吉金」煙，習慣的從鼻孔間冒出來一層薄霧給對  
面加了一層紗帳。

突然，

紗帳漏了，那間隙裡露出一隻美麗的面龐。

腥紅的旗袍，黑色的皮大衣，費費的新式髮型，站在衣服領  
子上的——

是一幅從畫卷移下來的美麗的面龐，挾着淡淡的微笑。

一九四四年，被幸禍浸潤着的二月天。

已經忘記了寒暑表上降落的度數，直感到是在溫室裡的春  
天，對面正開放着一隻智慧的花朵。

「同是在一個 O.K. 裏的，可是却在這裡開始認識。」

嘴巴裡說着愚蠢而沒有禮貌的話，眼裡映映着神秘而無邪  
氣的微笑，本來在女人的面前，照例是個低能兒的年青人，在這  
禮場合裡便覺得方塊字語彙的貧乏了。

「要喫一點什麼呢？」

「牛奶罷！」

「歡喜吃牛奶嗎？」

「對的，因為你的杯子裡也是牛奶呢！」

覺得是幸福的，宇宙間已經充滿着溶化了牛奶的香甜。  
于是感情便很快的變成丟開了槍械的戰士，馬上就給人當作  
俘虜了。

「歡喜看電影嗎？」

「喜歡的，因為這是人生的縮影啦！」

笑容給淡淡的塗到面頰上。

「那麼，一起去電影院好嗎？」

「……」  
便扶了那隻溫柔的臂膀，讓二月的風，吹着跳起舞來的頭髮，然而，心情却是五月的。

給那溫暖的喫茶店拋到後面去。

市裡，沉淪了太陽的黃昏景色。

街燈明了，車燈明了，路旁商店會飾的廣告燈，帶着誘惑性的色彩，照亮了青年男女的臉頰。

「真光電影院」

「中聯本年度最新出品」

「新型作風的戀愛悲劇」

真的是人生縮影啦！可是，自己也一下子跳到縮影的裡面去了。

x

x

x

十七點三十分。

十七點三十分。

幸福的數字和時間。

這是什麼樣的時間呢？

春天的枯草將要開花了，郊外的荒塚已成巨廈，盲目的人得到清涼的視野，耳聾的聾者能欣賞音樂。

十七點三十分。

從生活榨壓的樊籠裡喘過一口氣來。

十七點三十分。

年青姑娘的笑臉鑽進自己的視覺裡來。用每一天幸福的时间來充實幸福的生活。

燈的光，人的海，都市裡的娛樂場。

電影院，劇場，喫茶店，豪球房

享受，刺激。

每分鐘一百萬基羅的風速，把潛伏在心情底下寒暑計的水銀柱吹得不停的向上飛騰起來。

三十度，五十度，八十度。

將要衝破了水銀柱的——

沸點。

攝氏一百八十度整。

可是！

「我是一個有了愛人的人。」年青的姑娘這樣情情的說。

呼！轟！

雷的突響，從海拔數千萬尺的峯頂上跌落下來，心臟忽然沉澱下來，一秒鐘三萬公尺的速度降落了。

八十度，五十度，三十度。

將要衝破了水銀柱的——

冰點。

零度整。

「本來是件很偶然的事」年青的姑娘又這樣訴說着：「那是一次很壯烈的足球競賽中，一個風采很好的球員，忽然倒下了，他的右腳已經被折到後面去，這時，我很擔心到他成了殘疾，便沒有顧及一切的把他腳搬正了過來，然後，送他到醫生那裡去，自然，這樣的恩惠和同情是會得到感激的，於是——」

「于是你們便互相的愛戀起來。」



# 富士七日遊

棕 石

這是一位友人，去夏遊富士山後，從東京寄來的日記，這幾天的日記裡，沒有誇張，沒有裝飾，只是平直的記述，雖然他不能寫出它的特色，然而在幾筆描寫裡，已顯出富士的奇偉來了。謹把這世界名山之一，介紹給沒到過過日本的人們。

——桃紅誌。

七天的旅行生活，真需要七天的休息來補救了。旅行不是享福，而是身心的鍛鍊，七天中，爬過三湖大山；紅葉台，五湖山，和富士，還有幾個不很高但很險峻

的小峯，有時耐飢忍渴，有時汗流浹背，荆棘刺破了衣裳，岩石撞傷了足趾，攀登富士竟一直滿腳二十小時，提燈曳杖，激夜跋涉，冷露寒星，披瀝淒涼，俯瞰樹海，探身冰穴，在富士山顛，看了日出，在五湖放船，算是得了一些報酬，旅足得息，再回頭好像一場夢。

有幸願的是住在海上的人，是逐漸同愛人放舟的人，那裡才有調和，有清靜，登山的人是少年的爭強好勝，由辛苦裡得到一些強悍的誇示，我便是如此。然而富士風景區確是美的，像五湖的碧綠，樹海（原始林）的蒼翠，冰穴的奇，富士的偉，

尤其從富士山巔鳥瞰的雲海與日出，都極盡了造物者的神能，只是旅人的心，太奔忙了，走馬看花，又安得自然之妙呢。

本打算在河口湖畔居留半月，却只留七日，又因為貪在短時間內，想窺遍富士的全景，東奔西跑，終日忙個不休，便不是遊覽而是苦役了。

然而富士畢竟是美的，絕不能因旅人的不懂欣賞，即失去它的價值，只看住在山下人情的和樂，便可見到富士的奇，和五湖的秀了。每一個小姑娘都嬉嬉的向你道聲「早安」，每個老太太都請你到家裡喝茶，田畝忙碌的農夫也扶鋤打聽客人的

來路，真是隨和，真是平易，客人也有三兩的時候，早上可以背手看白雲，下山腰日暮泛舟也可瞻仰霞光山影，在湖中搖蕩了。

八月一日天晴。五時半起床，飾行裝，八時半由新宿歸啓程，同學言笑，頗不寂寞。午後一時許抵河口湖畔船津村，下榻河口湖ホテル別館。兩階山閣，很是清雅，館下就是湖，憑欄可眺群峯，湖水碧色近墨，清明可愛，衣履未拂，即泛輕舟，湖光山色，相映成趣，只是富士位于館後稍嫌美中不足了。

乘舟登對岸，見百千野花，桑間遇小女孩，淺笑聲不揚，旅人頗驚感湖山桑麻的協調了。

又乘船回別館，遇雨，雲起山間，咄咄逼人，利那間絲絲下，最初不知是雨是霧，只知道逼壓頭頂，令人毛髮皆動，衣履全濕，買雨放舟，登岸，雨已止。

晚間買得鮮桃十幾個，和張君坐湖畔觀石開共吃，味鮮美，類家鄉蜜桃，天無月，星甚明，對岸簷幕，灯火點點好像螢光，時聽過穿聲歌聲，有天上人樂，夜漸深，回館，睡眼頗佳。

八月三日天晴，早起大霧。繞湖慢步霧漸薄，漸成片片彩霞，輕扶山腰成色，不山居，不知歸之可愛。

十時，整隊遊群山，汽船橫穿河口湖，經山路，過隧道，過西湖，湖水清麗，強似河口，兩岸平沙，更見平和，湖像元寶形，兩岸人家零落，丹頂粉牆，倒別是天地。只是湖太深，沒有北海的蓮花，昆明湖的水草，一片明潔，是它的本色，顏色比綠重，比藍輕，不青，也不翠，沈靜，清明是它的美。

別西湖，步山麓曲徑，一人行，草木時牽衣裳，松柏密接，花草雜植，乘時可見成行桑田稻草和蕪穀，經歷約一時到紅葉台，烈日驚人，汗流如雨，登山進茶店主人以清茶待客，食飯盒，並進湯麵兩碗，得一飽。

山頂有瞻望台，登台四望，北見西湖南眺富士，東邊群峯爭秀，西方就是名勝權海，青蔥蒼鬱，生霧生煙，張千里，目大開胸襟。

下紅葉台，歷時約二十分鐘，見水晶宮，即水穴，身披絨衣，乘繩，彎曲身軀進宮，陰寒侵襲，如入妖洞，毛髮都豎

立。輾轉亂石間，仆俯爬行，入地七十尺，才到窟穴底，四面皆水，水穴呈無法多邊體，約九立方丈，周有石筍巍然直立，高五六尺不等，粗不及直徑一尺，呈白色，又有水瀑布，自頂流下，穴底中央有小穴，周圍不過五尺，底有水，嚮導大說故事，說穴中水千年不溶化，而穴底水却自古不凍，又說許多神話，可惜不能盡道。

出水穴，秋整成階梯，就是傳言的水梯，世人以此為一奇。出洞，熱氣迷眼，同行友人大喊：「避暑山莊。」一衆嘩然。又返紅葉台，與主人話別，主人有留戀意，山中人情確實可愛。

沿山路東南行，起伏登數峰，經一旬鐘，達足和田山嶺，此峰海拔千四百呎，又名五湖台，可一目兼取五湖，湖光蒼鬱明媚。

下山，又起伏數峰，不知其名，新奇花草很多，同行爭相搜集，只是山路多土道，失去聽山巖濤之意。離山，行十餘里，抵腐，大進冷食，已午後五時。

晚飯，有毛豆角，得鄉居異趣，頗有兒時「斯樂可得」的興味。浴罷已七時，約玉君蕩船湖心，湖面

平如鏡，兩岸燈火，映成金光，想起去年北極夜裡的詩句：

銀波流轉天地醉，  
金光明滅上下差。

湖中只飄我一葉扁舟，不時送來水的清芬與鯉腥幽韻，湖水不會吹皺，來去也沒有方向。

八時半，山風漸涼，透穿富工，燈火明滅可辨，大概是摸足先登的秉燭夜遊了，留連不已，時間已晚，也只好別湖山回館休息了。

八月六日天甚晴。午後五時同人整隊登富士山，穿學生服，打藜杖，背棉衣，水筒，飯盒和草鞋五雙，金剛鞋一雙。浩浩蕩蕩，彷彿出征一樣。

步行十五里，到登山門，朝拜神社，才入山，山道寬一丈有餘，兩側爲密林阻隔，行約半時至馬返，（山路將險之意稍息，又行半時到一合目，（山路依距離分成十合，每合有小屋鋪茶寮，客人得休息。）又一時抵三合目，同行皆疲倦，夜色已深，新月正掛西南角。稍息數分鐘，吃點心，喝茶，又前進，山路已險，多怪石，稍不當心，即有撞傷的危險，至五合

目，已無草木，氣壓漸小，氣候漸冷，山路已不可二人並行，極爲險峻，提燈曳杖，脚已鬆軟，呼吸也不均勻，同行甚至有叫苦的，大家前呼後應，一時頗喧嘩，一時又只可聽得喘息之聲了。至六合目，休息進飯。加絨衣一件。到七合目山風習習，頻察外西北風的失利，氣候已是嚴多了，由七合目到八合目，一步一休息，休息則冷不可支，行走則疲倦不堪，同行四人，竟退回七合目睡覺去。到八合目又添毛衣一件，手已凍僵，吃飯一盒，喝麥酒兩杯，休息廿分鐘，仍前行。東方透露魚白色。到九合目，提燈照，朦朧可見山嶺，一行入爲之一振，不願稍息，就競爭攀登，然而空氣稀薄，氣壓過小，呼吸緊促，心也跳動甚厲，不十分鐘，達山嶺，時四點一刻。

山頂遊人有一百左右，男女老幼，士農工商軍警都有，而以學佛人最多，原來富士古名蓬萊，日僧參拜富士，正像我國高僧之必朝拜南海一樣。頂有石屋數間，茶館，壽片店，旅館全有，都很簡陋。

用飯，喝茶，得片刻休息。  
四時半，紅日大如輪，色似金，可看

成立體，剎那間由彩霞湧出，不可分辨是穿雲而出，或是彩霞捧出的。金光萬道，逼人心目，浮雲翻滾在山脚，真如山下的一片大海，一團團的白雲，正是一波波的浪花，經日光映照，千姿萬態，與天邊的朝霞相襯，構成再鮮麗不過的圖畫，這就是富士的日出，這就是不可盡信的雲海。

十二時的爬山疲勞，換成忍受的辛苦，以及寒風冷露的淒涼，立刻遺忘，換來一身輕快，一身力量，一身都是興奮。

噴火口周界約五六里，已積積雪，可辨紅色岩石，實望一時許，下山，午後二時抵河口湖別館，同遊相視而笑，腿腳却疲敝不堪了。

由登富士山，我看重了兩句平常話，「真正的旅者的腳，是一步不急，一步不緩的。」

正規做人的態度，是想清遠方，看着眼下。」

辭別近隣主人，五點五十七分車就歸途，十時半抵東京，環顧四壁，好像夢遊一樣。



# 猿

芥川龍之介作  
王真夫譯

是我完結了遠洋航海，半玉（在軍艦上是這樣稱呼候補生的。）的期限好容易將要終了的時候。是我所搭乘的A號，入港於橫須賀之後第三日的午後大約三點左右罷，照例的雄壯地響起了上陸員列隊的號聲。我記得的確是輪到右舷上陸的時候，他們俱都在上甲板排了隊，但是卻又突然響起了全員集合的號聲。不消說，不會是輕易的事情。任什麼理由也不知道的我們二面走上輪口二面交問道：「是怎麼的了？」全體集合了，副長這樣說道：「在本艦內，近來有兩三個人遭了盜難，尤其昨天，街上的雜貨店來了的時候，據說竟丟失了兩隻銀寶帳，所以今天從現在起施行全員的身體檢查，同時並施行所有物的檢查。」——我覺得大概是這樣的意思。雜貨舖的事情是初次聽到，但是有遭了盜難的人的事我們也是聽得的：似乎是一位兵曹兩名水兵都被盜去了錢。

因為是身體檢查，不消說，是全都脫光了身子，但是幸而在十月的初頭，太陽雖然地照射着浮滿在港內的浮標，看來似乎還是有些夏季之感的時候，所以這也彷彿沒有怎樣太感到苦楚。難堪的是想要上了陸即刻去遊逛的癖徒，一被檢查便從衣袋裏發現了春蠶，保險套。即便紅潮臉感到了羞怯也來不及了。彷彿有兩三個人被士官毆打了。

因為全體是有六百人，所以施行一次檢查也是無費時間的。若說到奇觀，怕不會有這種程度的奇觀罷，因為六百個人都裸體地排滿了上甲板。這之中，臉和手腕黑黑的是管輪兵，這些人們因為在這次盜難中一時曾受了嫌疑，表示了若通覆又都脫了檢查就什麼地方都檢查了體的可怕的氣勢。

上甲板開始了這種騷動之間，在中甲板和下甲板開始了所有物

的檢查，因為在船口都安置了候補生，所以上甲板的人們自然是一步也不能走往下面去。我因為恰好擔任了施行這中下甲板的檢查的工作，和別的同夥一起檢查起兵員的衣囊和手提包之類。做這種事情在搭乘軍艦以來還是初次，而搜索××的背後，檢視放槍衣囊的架格的裏面，卻是比较麻煩的工作。這之間，和我同樣的候補生要做牧田的人好容易算見了贖品。銀和錢都一起地放在叫做奈良島的偵探兵的帽箱裏了。此外，據說還有差役所丟失的官員柄的小刀也放在裏面了。

於是立刻便由「解散」轉到了「信號兵集合」。另外的人們歡喜不盡，尤其是管輪兵什麼的，因為以前曾有過被疑的情形，所以彷彿是大大地歡喜了。——但是檢視集體的信號兵，卻沒有奈良島。

我雖然因為還沒有經驗，所以這等事還完全不知道，但是據說在軍艦上贖品有了而犯人卻沒有了的事情是時有的。不過說是自殺的，不過因為十中八九是在石炭庫自縊，所以幾乎是沒有救水的。有一次，在我的軍艦上，據說曾有過用小刀割腹的，但在未能死掉之前被發見而總算挽救了生命。

因為有這樣的事，所以一說奈良島不見，是連將軍們都似乎驚惶了。尤其現在還能留在眼中的是副長的驚惶，據說在前次的戰爭的時候是很馳名過顯的人，但是說到他的變了面色而憂慮的樣子，在傍觀的眼睛裏也是極其可笑的。我們看了這種情景都互相交換了輕蔑的眼風；尋思道：平日說些精神修養呀甚麼呀的，但是這種狼狽樣子是怎樣呢？

於是，立刻依副長的命令開始了艦內的搜索。這樣一來，被一種愉快的興奮所驅策的當不但是我一個人罷。觀望失火去的起哄者的心情——正是這種心情。警察去逮捕犯人會有對方也許要抵抗的不安，但是，在軍艦裏是萬萬也不會有的那種事情的。更其在我們和水兵之間，因為嚴然地——若不身為軍人是不會明白的嚴然地有着上下的區別，所以這是非常的牢靠。我幾乎是踴躍地跑下了艙口。

正巧這時和我一道來下邊的人們裏，有牧田在內，他也像是有趣得不了的樣子，從後面拍着我的肩膀說道：

「喂，想起了捉猴子時候的事哩。」

「嘩，今日的猴子因為不似牠那時候敏捷，所以是手到擒來。」

「若那樣小看了是會被逃掉了的。」

「甚麼，即便逃掉了，猴子也終是猴子。」

一面說着這樣的談話，一面走到了下邊。

這所謂的猴子是當遠洋航海去澳洲利亞時，在布里斯比尼，砲術長由某人討來的猴子。航海中，因為牠在威廉港入港的初二日，拿了艦長的象不知去了哪裏，所以軍艦裏起了很大的騷動。也是因為長期航海苦于無聊，那砲術長自不待言，我們全體出動，就穿着工作服，下自機室上至砲塔的找開去——這混亂是不比尋常的更因為有許多別的人們討來的或買的動物，所以我們一奔跑，狗神了脚，鴨鵝啼叫起來，吊在繩索上的籠中的鸚鵡像瘋狂了的似地拍起翅膀，宛然是馬戲團發生了火警似的情景。猴子這東西，是怎麼

了呢，忽地跑到上甲板，想要拿槍氣憤地跳上橋樑。偏巧這裏有兩三個水兵在做着工作，自然不會讓牠逃掉了，立刻有一個人捏住了頸子不費事地把牠捉住了。牠也是只壞了玻璃，沒有多大的損失的完事了。後來，雖然經砲術長起議的辦法，猴子受了整々兩日的絕食的懲罰，可是，不是滑稽嗎，在這期限未滿之間，砲術長自身竟破壞了規則把胡蘿蔔和芋給了猴子，並且這樣說：「看了無精打采的樣子，雖然牠是猴子也是覺得可憐的。」——這是餘外的事然而，實際尋找着奈良島的我們的心情和追趕猴子時的心情，是頗為相似的。

我那時在船頭走下了下甲板。你曉得罷，下甲板總是討厭的黑暗。在這之間，磨擦了的金屬物塗了漆的鐵板在這裏那裏漠然地閃動着。——不知怎的，奇妙地覺到了氣息窒塞似的心情而無可如何。在這黑暗中向石炭庫那邊走了二步三步，我險些發聲喊叫起來。——因為在石炭庫的裝煤口探出着人的上半身身體。從這邊，被裝的水兵服的和領和帽子遮蔽着，看不清楚是誰的臉。並且因為光線不足，祇能看得見他上半身黑黝黝地浮露着。但是，直覺底的我想到了那是奈良島。設然，則不消說，他是打算自殺而想要進入石炭庫裏。

我感到了異常的興奮。是身體裏的血彷彿躍動似的怎麼也無法形容的愉快的興奮。也可以說是擊槍而待的獵師見了獵物來臨的心情罷。我幾乎是在夢中般地向他，而比誰大膽地用兩手牢牢地接住了他的肩膀。

「奈良島。」  
分辨不清是申叱還是責罵的這樣說了的我，聲音，奇妙尖峭而顫抖着。實際，其之為犯人的奈良島乃是不消說的事。

奈良島並未抖開我的手，就那從裝煤口探出着上半身的樣子，沉靜地仰望了我的臉。說是「沉靜」，然而卻沒有說得盡致。是用盡所有的力量，而且不得不沉靜的「沉靜」。是沒有餘裕的，緊迫的，所謂被風吹得半折了的帆骨在風息之後想依其僅小的殘餘的力量回復原來的位臚的那不得已的「沉靜」。我一壁無意識地；一壁因為沒有所預期的抵抗，懷着相似不滿的感情；一壁又為此而更加感到焦躁地憤懣，默然俯視了他「沉靜」地抬起的臉。

我沒有再見過這樣的臉。是即便惡魔看了一眼也會哭泣起來的臉。雖然這樣說，實際在沒有見過的你，是怎樣也不能想像得到的，我他得能够把他的含淚的眼睛說給你；他的忽然變成了不隨意筋的角角的肌肉痙攣或者也能得請你察度也說不定，再有汗漬的面色很壞的臉，若只是如此也可以容易地說明罷，但是，從這一切所起的可怕的表情卻是怎樣的小說家也不能寫得出的。我在寫着小說的你的面前，也敢安心地說出這句話。我感到那表情是閃電似地敲碎了我心中所有的甚麼。這信號兵的臉是這般地給了我激動的衝動。

「你是想娶甚麼？」  
我機械地這樣說道。這「你」是心情的關係罷，聽來竟像指着我

自己似的。「你是想幹甚麼？」——若被這樣問及了，我應得怎樣回答呢？「我是想要把這個人弄成罪人。」誰能安然地這樣回答，誰能見了這樣的臉而幹出那件事，這樣看來，彷彿是很長的時間，但是實際幾乎是一剎那之間，這種自責閃現在我的心中。正在這時：「沒有面目。」——這樣的話，低微而銳利地進入了我的耳管。

「若在你也許會形容說：『彷彿我的心說給我的似地聽見了』罷。我只感到這話是釘刺的一股響入了我的神經。那時我的心情，完全是和奈良島一起地說着『沒有面目』而想在此我們偉大的什麼東西之前低下頭去。不知幾時，我撇開奈良島的肩膀的手，而我自身有如被捕的犯人似的漠然地立在了石炭庫的前面。

之後的事就即不說大概也會察知罷。奈良島這天整日被監禁在禁錮室裏，次日被送進了浦實的海軍監獄。這是不太願意說的事。在那地方常使囚犯幹「移彈子」的事情。從相距八尺的櫃子向櫃子反復地倒換五貫重的鐵彈子，有什麼難苦，但是再不會有這樣難苦人的事情了。在幾時拜借了的安斯脫耶夫斯基的「死人之家」裏，我記得曾寫有這樣的事情：「把水從甲桶倒到乙桶，再把那水倒向甲桶，這樣地使他無次數地反復無用的工作，那囚犯必要自殺。」那地方的囚人實際幹着這種事情而沒有自殺的人無寧是有些不可思議罷。到那地方去了，雖然我所捉住了的那信號兵是有着雀斑，身體低矮，氣質最弱的老實的人。

這日，我和別的時候補生憑倚了欄干眺望着將要日暮的海港，那個牧田來到我的近傍，像奚落似地說道：「生擒了猴子是大功的功

績哩。」大概是以為我內心在得意着罷。

「奈良島是人，不是猴子。」

我凶惡的這樣說罷，便霍地離開了欄干。別的人們一定要覺得奇怪，因為牧田和我是兵學校以來的親近的朋友，沒有吵過一次架。

我獨自的一面在上甲板從艦尾向艦首，一面懸慕地回想起慮奈良島之生死的副長的狼狽的樣子，即便我們把那信號兵當做猴子看待的時候，只有副長却是持有了彷彿同是人類的同情。輕蔑了他的我們的愚蠢的程度，完全是不成話。我奇妙的羞怯而低頭了。並且儘可能不讓發出鞋子的聲音地從艦首折返向艦尾，因為覺得給在禁錮室裏的奈良島聽我們的鞋子的聲音是對不起的。

據說奈良島的做盜也是爲了女人。不知道刑期是幾許時日，總之至少也得在那黑暗的地方住幾個月罷，因為雖然猴子能被想過了懲罰，但是人是不能被寬赦的。

### 謹告

爲避免脫期、本期出版四、五月合併號、自下期起如無意外事故、決於所定發行日之每月一日出版。



## 草 花

吉田絃二郎作  
崔正譯

離開東京十天，對駿河灣那單調的波聲，感覺到厭倦。  
爲躲避喧囂而出來旅行，可是出來以後，往往是不能沈靜的讀  
書：無論到任何地方，總是有擾亂心境的煩事，追求着靜寂而回到  
自然去，可是依然有自然的誘惑。

不知道是聽不慣那波濤的狂奔，抑或是因了沒有更多的漁村點  
綴着，心境總是空虛虛的，一望無際的海上，連一隻船的影子都看  
不到，偶而發見一隻汽艇，一直的凝視着海面，到牠的影子隱沒到  
水平線下去，跟隨着空中的浮雲的變化，波浪也隨之而暗，時而  
金宵，時而淡紫，時而白如琉璃的轉變，唯有這點不斷的變化，在  
誘惑着我的心。激動，閃爍，盪漾，半小時後，風漸漸強起來，波

浪的聲音也隨之增大，更颯高，待波聲平靜下去，平空的從後山松  
林裏飄過來白頭翁的叫聲，沙灘上百勞鳥的高唱，麥芒閃爍着白光，  
竹林鳥浴着海上的微風在後山歌唱。

廟裏的小孩子，被拉網和夜釣引誘着，和善的住持從寺廟裏拿  
來小酒瓶，遙望着暗海和銀河談到深夜。

旅行決不允許讀書，旅途中的自然，微風，黎明的天空，颯風  
裏的海面，午覺，午後的大海，小鳥的歌唱，晚霞，雲色，波聲，  
星的私語，一向是引誘着我的魂靈。

旅行使怠惰的我，變成更怠惰，可是我愛這旅行中的怠惰。  
僅僅七天，使我記憶中增多幾個臉型，後門田地裏鋤草的女人

海濱夜釣的男人，小點心店的老嫗。

從公共汽車裏，看村中長滿青苔的石垣，寺院的屋頂，木槿花，常有白頭翁在叫唱的松林，傳說去年冬天吊死一個旅行青年的那棵松樹。

到靜岡，爲了等午後的火車，有三點多鐘的餘暇，決定到淺間去一趟，古城的巖城河邊裏一片白蓮，登臨淺山嶺，因爲雲深未能望見富士山，大樹下一青年脫去木履，倚樹呆立着，衣服破舊，手足泥垢，看來像一個癩人，由那寂靜的瞳孔，看他並不是在微笑，也不是在自語，更不是凝視而流入冥想。

胸中忽的憶起二三年前在駿河灣看見那個青年，那是一位熱心的哲學研究者，病身自動的使他轉到那個方向去，他是理智的，他要在冷淡的理智上，整理所有的問題，一般病人都很容易變成感性的，可是他始終沒有忘掉把自己的冷靜的運命，理智的去批判，可是他始終是一位病人，他漸漸的由於冷靜的理智，信服了自己的宿命，他總是在使用「宿命」那句話，建築在冷淡的理智上的宿命觀，是十九世紀俄國印麥甘奇亞的哲學，屠格涅夫如此，柴霍甫也如此。

也許在無智的宿命死抽是幸福的，可是對有着理想上經驗的近代人，是永劫所不允許的禁斷的，有着理想上經驗的近代人，離開理想是不能生存下去的，並且惟有被束縛在暗鎖下的宿命合成爲他們的思維對象，結果依然是在他們的思維世界中反映出宿命，到那到那的墜下去生命，到那到那的浸蝕下去手足，心臟。

理想是百苦其手足，自斷其腸胃，更剔抉，抓握，拋棄他們的腦髓。

對於思維的人，只有思維是他們的生活，一切都是委諸宿命的

支配，人只有思維是自由的，同時只有這一點特權的自由，既使怎樣去思維，也不能思維的使一隻小鳥落到地上來。

既然思維，既然意識了自己之所以爲自己，要自己去葬自己的世界，並且天賦與人的，只是想其外一無所有。

「終須交出晚年身」

「俳人」一茶經過了四十多年的苦生活，才把這片覺悟開拓出來。

對於只是生活在猛烈的「趨」之中，而以此爲唯一熱味的青年人，始終是不會悟出「終須交出」的真意來，可是正應該不把能悟出來，同時再找不出比青年人那生硬更難堪的了，盡其可能，去盡量的生存在思維中，更盡的盡忍受在苦楚中，反正既使盡量去體悟，歸終只不過在真諦下畫一問號而已。

「體悟」是最深處寂寞感，無論是確定的悟，或無所悟的悟，也不過是寂寞而已。

思維的人，只有在真諦下畫問號，再不然只好去倚着大樹變成瘋人。

由於這眼前的不幸的青年，使我又聯想起在離開靜岡不遠的用宗海濱療養中的青年來。

安倍川的白沙和田裏的青苗相映，隔着河可以望到宇津山的峯頭。

渡過安倍川到宇津山前，有一小旅店，當年西行和芭蕉（兩個日本著名的「俳人」——譯者註）到這兒的時候，也是這高橋和流水罷！可惜不知道芭蕉是看那那個小河而越嶺，更不知道西行是看那個嶺而登山頂。

「今期秋風裏，默然不語人」

從靜岡出發的火車，通過大井川島田驛，在河的稍前方，早先東海道的松濱行的盡頭有一處小街市「島田」。在那兒住着友人入木氏，前兩天到久能來，正值我不在而使她失望的回去，現在想起來依然有些過意不去，從車窗中盡量去尋覓入木氏的住宅，剎那中，焦熱的午日下，入木氏和夫人，妹妹，小兒子是那麼安閑的立在稻田中，在望着火車，我稍感覺到興奮，可是剎那之間，火車已經渡過了鐵橋。

再沒有比旅途中那股心曠神怡更高興的。

生存在活動着美的心的人與人之間該有多麼幸福！

在名古屋的那位友人，是一位有廣美的心的人，可是他是一位沒有主見的人，回到東京後再告知他，我是今天通過名古屋的，那應該怎樣的怨恨我。祝願他們夫婦與他們的令郎之上有着永久的幸福！去年和他，妻，三個人登過的大山，依然聳立在稻田的盡頭，木曾川的水，在流動出秋意。

當夕陽西下，在車窗中遙望古戰場關原，醒井，心中沈沈不知如何的感想，尤其是初秋，沿山一帶杉樹中，有像細雨似的白霧叫聲。

從箱根西至伊吹山上之間，每到初秋，茅棚像像秋雨似的飄飛着。

看見琵琶湖的時候，暮色已經很深，想眺望那幾神寺的建築，但是沿湖一帶都籠罩在黃昏的深霧中，任甚麼也沒看見。

只有靜靜的憶起，在湖畔住過的「俳人」芭蕉，大草，木節。

（均是俳人）。——譯者。

坎河不遇的俳人鬼貫（俳人名。譯者）在訪幻住庵（某俳人住所。——譯者）的歸途，悄悄的走過沿湖的路上，現在只有母女似的兩個女人，拿蒲團扇立在水邊。

「近江路下雨，暮色未深時。」

從岡山換車，乘宇野線，是在酷熱的烈日下。

各地都在鬧着近年來稀有的旱魃，所以附近都在忙着踏水車，有好些麥子都枯乾了，地皮晒得裂了縫，車給與人明朗的中國地方特有的砂山都在放射着蒸人的暑氣，遠方一片潮後的沙洲。

從宇野到高松，雖然是僅々一兩半鐘的濶戶內海航路，不習慣航海的我，心裏會愉快的希望這航程再延長些，倚着船舷向左右不住的眺視四國的山和中國的山，船在平靜的海面上向屋島滑翔，海濤接連不斷的漂流在海面上。

右方的高松城的白旗，映入眼底的剎那，會憶起廣重的一代，而沈入冥想中。

從高松乘車，沿四國的海岸疾行，到處可以看到長江曲瀨，背後蒼蒼的山下，展開一片接連着幾個大村落的平野，前面是無盡的白沙底海濱，沿海一帶麥芒蓬蓬在微風裏，美，再加上處處點綴在青青的田地之間的白墳，到處可以看見寺院，處處豪宅聚落的叢中，總有傾斜着屋簷的廟宇，聳立着的大塔，在稻田裏十字形的土堤上松山的嶺上，村頭上，或滿開着白蓮的沿海道上，到處都有着古老的燈籠，十足的表现着「遍儀之國」（遍路是日本四國地方有四十入處大廟宇，稱為四十八靈場，每年尤其當春季，有多數人從第一

就至第四十八號，順序的去參拜，日人稱此順路爲遍儀，同時稱參拜者爲「遍路者」——譯者註。

稻田裏依然是有農夫在用桔槔灌溉着，看樣子很像是全家總出動，一個十五六歲的男孩，用桔槔桶汲水，父親，母親，弟弟，妹妹在拉着一條繩子把水灌進稻田裏去，各處的稻田裏都在同樣的工作着，其中更有上年紀的老頭和老婆，也在流汗工作着，看着這不斷的工作，不覺內心裏暗叫一聲慚愧。

接連不斷的鹽田裏，那些在烈日下露着赤銅色背脊的工人，整個的映入旅行者的眼裏，汲着汐海的工人底赤銅色背脊上，反射出夕日的光線，揚起來的夕陽上，閃爍着如虹似的光彩。

想起自殺禁世的田中，心裡泛起一陣悲傷，田中到東京來考陸軍士官學校失敗而留落在東京市的時候，他的父親是當着四國地方某郡的郡長，田中的成績，會忽然如此落下，也是有原因的，所謂原因，也不外他總是把悲觀放在內心生活着，所以當他沒能把成功，拿給父親看，生活在悲觀裡而放浪在東京的時候，故鄉的父親失望的死去，田中一直到自殺，總沒忘掉那時候的痛苦的經驗，他接見電報的同時離開東京，在神戶買了一籠父親喜好的葡萄乘上內海航路汽船，船抵四國海濱，抱着那籠葡萄急急的在白沙上奔向家去，可是父親已經是白玉樓中之人，他許多天總是佇立在海濱的白沙灘上，回憶亡往，沈入苦惱的深淵裡，現在我已經把那塊海濱的名子忘掉，可是想總不外現在火車通過的伊豫的海岸。

那美麗的伊豫海濱一角，曾經作過他做了滿腔悲哀而佇立的地方，車通過這裡，我沈入冥想，那時候，雲雀高鳴，我也曾經在那西瓜花夾雜着稻葉的海濱上徘徊過，不敢忘記，那不敢回想的日子。

子。

又想起，一茶到四國地方來訪友，可是他的友人已經在十五年前死去，還有西行（俳人。——譯者）到四國來旅行的那些事情來，以丸龜城爲背景而聳立在平原中的讚岐富士，是當年西行眺望過，一茶眺望過的山，四國的名山。

在四國的山上湧出不可言狀的美麗底晚霞。

x x x

到新居濱下車，已經是夜裡的九點，在這兒也有好些意思不到的友人來迎接我，在築地（東京市內築地——譯者）和我學過語言的青年，現在是回到故鄉來渡着小學校粉筆生活，記得那時候因爲患瘧很重的脚氣，我曾苦勸他回國的這位青年，却從一里半（日本一里合中國七里餘——譯者）外的山中，特爲會我而來。

正是海濱舉行祭典之夜，包圍在田裡森林中的稱作「一宮」的「神社」，在村子裡確是相當大的「宮」呢，下了車，在人群中擁擠到一宮前去參拜，也許是夏天的修禊吧，宮的門前裝了直徑總有八九尺的新藥園，人們都從這藥園中鑽過去，走向正殿前去禮拜。

車疾行在離開車站三十町（日本一里合三十六町——譯者）外的暗黑寂靜的漁村中，雄亭和入江遙遙相對，不知名的鳥嶼，陸地，只是暗淡的隱沒在不明的燈光下。

也許是因了接近水的緣故，從風平浪靜的海面上，漂過來陣陣的晚風，感覺到異常涼爽，輕輕的闔上眼睛，陶醉在這微風裡，比洗過一次大澡後的心境還美。

入江的潮漸漸漲起來，聽着好些小燈籠的船，從上流滑向小島去，合着絃樂聲和小鼓聲歌唱的妓女和遊客的歌聲流過過來，最初



聽來，稍稍感到喧嘩，不愉快。

但是當暮色漸濃，星月閃爍，波浪靜寂下去的時候，隔著水聽遠方的歌聲，斷斷續續的像在低泣，還激起水鄉秋夜的哀愁。

這裡，用金錢來買快樂的男人，爲了『生活下去』不得不出賣艱難的女人，這些人們，唯有用那帶着哀痛的歌唱，來消磨人生，忘掉悲哀。

黎明，男人乘了小艇回到海的當中去，這些男人多數是內海航路汽船的乘客。

在海的當中，大汽船在吐着黑煙等待小艇歸來。

穿着各樣顏色不同的男人們，毫無留戀這露水的一宿似的，無表情的乘上小艇，海濱上送客的女人，勉強作出一副笑臉。

所有使人頭暈目眩的近代生活，把大方的海上生活徹底毀壞整個的冷灰化。

只有初秋的清風，微動在退潮上，把一層層的白浪，送向海中去。夜釣的小船，浴着秋風回到入江來，卸下帆，在小波微動的海濱，隨着入江的退潮盪動。

一匹瘦弱的牛，搖晃着小尾巴在柔軟的草地上走來，後面跟隨着一個顏色黝黑的男人，帶了一匹大狗。

男人吆喝着用力要把牛牽到小河裏去，牛依然搖晃着尾巴反抗男人和狗乘上小船，一邊舞起竹棍，盡力拉攏繩，狗大聲的吠起牛依然不願意渡這小河。

結果，牛被拉過小河去，在稍傾斜的沙灘上，被牽進一處黑欄杆的屠宰場裏去，在白欄杆下，一步一步的走進欄杆的牛，斷續的悲鳴着。

一個時辰後，穿着白色像手術服的獸醫和推着載了大竹籠的自來水的男人，一共八九人，從那種不甚大的房子裏高聲說笑着走了出來。

想起希蒙的詩來：

「恐怖死的降臨，

牛在不斷的悲鳴。

粗魯的男人們，牽了龐大的狗，

不吝惜的追趕牛，

走上斷頭台去。

即便安坐在涼爽的樹蔭底下，

紊亂的心緒再也不能平靜了。」

在這裏總是不斷的有牽着猛犬渡河的。

眼看著牛被牽過屠宰場，真不愉快，既使不是托爾斯泰，也不忍看這幅圖畫。

可是想到大自然裏魚吃魚，獸殺獸，互相殘害的去求生存，只能認爲這是求生命之間的可悲的宿命，殺害者，被殺害者，是有着共通的可悲的宿命，人也是同樣的在演着相同的劇，一個人爲了生存，不知要殺去多少人，我們會在不知不覺中殺去幾多鄰近我們的人，而生存着，世上很難找出一個正人來，這就是人的宿命。

我也從牛渡河的地方乘上船，渡過河，走到屠舍的側面去，在被波浪未打着的白牛骨堆旁，開着可憐的幾朵小花，遠方隱約看見四週第一高山（石槌山）。海上飛着不知名的鳥，像鷺，而是黑羽毛聲音像水喜鵲那樣帶着哀調，飛翔在岩石的下面，尋找食餌。

海濱有幾處名叫「石浸池」的地方，用許多石堆成大沙壩形，底

下旋起來，上面鋪一層用水浸過一層子，人們穿著棉襖，圍在上  
面圍圍的滾，謂之焦雞地獄，據說滾一陣再跳進那海水裏去。有說  
不出的妙處，在極廣的白砂上，有許多村民走向「焦雞地獄」去。

近幾天常風大風，波濤怒吼，海上的浮雲給風吹散，天空越顯  
得美麗，碧藍的天空，像一片陽光的大寶石，隱在雲霧裏的小島，  
也漸次從白雲中鑽出來，散在各處，中國地方連綿不斷的高山，像  
在眼前似的，映入眼簾。

我信信地看，無聊的數着那些剛出現的小島。  
夕陽西下，暮色漸深，潮潮漲漲起來，海濤像紅林綠草似的小  
小燈籠的船，載着妓女從遠處下海濱走過，在今天早晨往慶牛場索  
牛渡河的地方，許多小船，往來交錯，燈籠裡的不甚明亮的燭光，映  
到慶牛場的玻璃窗上，像微弱的星星，燈籠上流出小波聲，漸漸深  
向海中去，海濱乘涼的人們，也有三三兩兩的在沙灘上走向村中去，  
海上的小船之冷清的散在各處，初秋的天氣裡，星兒閃爍着白光。  
入江的愚夜，死一般的靜寂。

兩個女人在旅館的涼台上，遙望着入江在私語。  
又一個女人把做好的小燈籠放到海上去，因為離的很遠，不  
知道是用甚麼做的，也不知道用甚麼方法讓他在海面上漂浮，只是  
看它離開那女人的手，就在海面上隨着小波浪，漸漸漂向海心去。  
那兩個女人始終在船邊這漂這漂的小燈籠。  
這些女人總要給這幾個地方似的，每夜每夜，連她們都不知道究  
竟到何時為止的用船遞去換那些男人們的金錢。  
在江上，看漂流的小燈籠的兩個女人的頭上，飄過一陣微

涼的秋風。

小燈籠在海心的白波上，忽隱忽現，終於沒入水中去。

也許是昨夜釋放小燈籠的那個女人，今天早起，到我的房裡來  
帶同旅館的女婢，替我整理行李，往車上搬運。

「我自己也知道，我無論如何也不能從這惡業的人生境界中扎  
掙出半步去，我也是有丈夫有兒女的人，可是我的身體已經完全腐  
爛，雖然血依舊流動，可是我不承認我有一滴清血呀，大兒子今年  
十六歲，在東京住地方，我很希望他能看管他，叫一個兒子寄養在親  
戚家，丈夫常年的患肺病，每月必須要在親戚處送十元，家裏用四  
十元，我自己的零用二十元，每月無論如何也要想辦法進六十元錢，  
我所只好作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  
說話時給予人的感動，比都市裏那些惡業女人親的多，我覺得唯  
有這樣才像「人」和這扎扎的女人談話，使我覺得人生的又一份份。  
「您回到東京的時候，求您到淺草的這紙上賣的地方去，告訴  
我的大兒子，無論如何也要到故鄉來一趟，」女人把地址和人名詳  
細的寫給我。

悲運的女人，悲運的母親，悲運的兒子。

爲了要去參拜金刀比羅宮，從多渡津換車到琴平，街市的美麗  
竟超出想像以外，尤其那蒼鬱的山峯，有說不出來的美，只是在根  
長的街的兩旁，沿著石壁（琴平市是四國地方的一個山地的都市，  
街道是依山地之高低而修成的有名的金刀比羅宮，是在高處的一個  
廟宇，故街道爲上行之石階。）——譯者註——排着密密層層的寫字樓

主名字和號數的牌子，看來實在替這名山景色，多麼可惜，殺風景由這一系列的美牌，十足的表現出日本人片面的打算的醜態。

站在宮前通瀨瀨枝富士，別有一番美處，山上處處茅鷄亂鳴，顯不得再聽旁的小鳥的聲音。

太陽將要西下的時候，隔着一片青田，眺望着普通寺的塔，當年佛人西行漫步的地方，也許就是這片草地，拉清牛車的人，空閑的走着，像一幅古畫。

試問出門所見者，豈獨我是旅行人，佛人一茶的美句，也許就是立在這兒產生出來的。

一茶以『看飯富山』為題而寫的：

飯比山巔猶白雪，曉鐘聲聲未渡，句子裡能想像出他是由多天到初春在這旅行的。

一茶所說的飯富山大概就是現在我看看的那瀨瀨枝富士，總之，到這來旅行，很容易引起人的悲運的絕望，由於一茶的詩句裡很容易看出來。

今年各處的旱魃，為近十年來所稀有。

黃昏高山上的各處都燃起祈雨的烽火。

從車窓裡看那些在暗天空下吐紅焰的烽火，突然給一種悲壯之感包圍了。

x

x

x

在京都靜靜的休息一天旅行四國地方後的疲乏，翌日到法隆寺附近去參觀高本豐吉先生的墓。

從旅館出來，東山上還在漂着朦朧的白霧，在本願寺前的大寬道上乘上電車。

京都市，無論何時來看，總是顯着沈靜，悠閒，街道兩旁的小樹，拂面的微風，這些，都能撩起我一大些回憶。

『京都槐柳已秋聲』

在秋風中到各處去旅行，到底是『別有一種風味』，唯有這時的旅行，能使人從心裡往外感謝秋而降臨。

宇治的茶田，桐田，柿園中也在飛着秋風。

車經過木津川鐵橋的時候，風強硬的吹來，使人擔心要把火車給吹掉河裡去，天空中全面黑雲亂飛。

忽然想起早晨從京都出發的時候，車站的指示板上明顯的寫着：『本日恐有暴風雨，須警戒之』那句話來。

木津川的土堤底下，有一座小廟，竹林中聳立着滿長青苔的圓塔，那就是平重衡（日本源平之亂時代平家的將軍）的墳。

早晨沒起風的時候，還能清楚的看見那墳。

『三里奈長路，颯颯秋風中』

追悼着二代權勢者平重衡，到奈良。

僅僅有一點鐘的空暇，只在車站前在古玩今玩合併舖子裏買了一疊選種太子的立像和兩個侍者的立像，包在報紙裏。

在火車裡，無聊的把報紙包打開，左右的排列這幾尊銅像，藉以消磨時間。

玩味着佛人芭蕉的詩歌，眺望大和山脈的青峯，一路上所看到的，只是晒裂了縫的地面，黃綠色的乾稻子，所有的池沼都乾的露出滿生青草的底來，真不敢再想，甚麼時候能下場救命雨？

計算在法隆寺下車，改乘輕便火車去丹波市，沒想到得等兩點多鐘，只好雇一輛人力車，每條小河溝，都乾的一滴水也沒有。

只有一塊不大的窪池裡，還存留些水，兩個女人在洗衣服，許多小孩曬曬的捕魚。

我很喜歡這地方的房屋，白粉刷的房山牆，整齊的小短簷，疊疊的多重房頂，稍斜的瓦簷，表現着無限美術的線的美，變化，均齊，單純的古典美，包括着各種藝術上的要素。

四面圍以高山，平原上有着先朝遺下來的古建築物的大和平原，呈示着無限的平和。

沿着白沙灘，有一列低樓，村民在擷了許多乾葫蘆。

站在平原上，法隆寺，奈良，畝傍等，飛鳥朝（中國之唐代！譯者）的許多遺跡完全收入眼底。

大和實在可愛的地方。

人力車停止在村子入口的地方，因為再往前在道路狹窄，不能前進，在二三町前方田裡，露出一節小烟突，冒着黑烟，幾個農工在繁忙，短簷下有幾個不成形的小葫蘆，靜靜地在秋風裡。

富本先生的藥和二位令郎到志摩海岸的朋友家去，只有母親和妹々忙從上屋搬來許多食物，招待我。

常和富本氏釣魚的木匠也在這住，他本來是從九州地方到丹波市來作工，終於因了喜愛「大和」這塊土地，而在這住了一間小屋，怠惰成性的每天只是坐在大和川旁去釣魚，即使沒有錢，沒有米，只要去釣上魚，就把一切置諸九霄雲外。

大和川現在也是乾的沒有一滴水，有時也有些雲從畝傍山湧出，在大和平原上飛向生駒方向去，只是一滴雨也沒有。

富本先生的熊，看來像立在圍繞着大和平原的中心點似的，所以這所繁孤俗々的立在平原中，盡量的受秋風的洗禮。

以釣魚為命的木匠，坐在紅磁器堆前面低着頭緊工作的陶工，浴着秋風立在遠方平原上的兩個男人。

世界的無論何處都住着很多心處總是美麗的人們。

世界的無論何處都有着很多總是樂天知命的人們。

我們談起把自己作像毛利斯所說的「開拓理想世界的」主人公而到北海道去的H氏兄弟三人來，現在他們在寒冷的北地上，養了許多牡牛，牛仔，羊，並且自己製造出織衣料的機器，最近來信裡告訴，北地是豐年。

可愛的北海道平原，可愛的大和平原，在這些地方，默默的生活在勞動中的人們。

把從奈良買來的銅像，給富本氏看，他竟笑我買來一包「假」古董，據他說在奈良專有模倣作假古董的手藝人呢，可是我即一向不知道，雖然，只有在奈良才能買到通真的假古董，也可謂之「奇」貨了。

從東大寺起挨次拜奈良的各寺，瞻仰各寺的古佛像，也是一件有趣味的事情，再加上浴着秋風，徘徊的佛像商店街上，看窗子裡各式各樣的佛像，也別有風味。

從富本氏那裡告辭，穿過大和平原上獨有的古老的小市街，到田圃中的輕便火車站去，太陽已經落下去，法隆寺的古塔，隱約的佇立在晚霞裡，晚霞紅了半半天，許多雲不停的飛過，好像立刻就會有暴風雨襲來似的，紅紅的，百日紅的花，都被狂風吹落了滿地。

大和平原整個給烏雲罩住。

火車走出很遠，依然看到富本氏和他小煙女的背影，立在黃昏

的大和平原中。

西半天完全黑上來的同時，跟隨狂風下起大雨來，大和平原周圍各山頭上，今夜依舊燃起祈雨的烽火來，想到那些向天祈雨的人們的呼號聲和火焰同時消滅在暗夜裡，稍稍感到涼。

從奈良上來一個五十多歲，赤黑色，高個，很魁偉，胸脯和兩腕滿刺着「文身」的男人，跟着一個僅二十二歲的女人。

「因為這個是替着舞親出來的。」女人在低聲的說。女人抱着一個很小的包袱，兩個人都像躲避着旁人的目光似的。

這男人，也許是作這種誑騙青年女人，而把一生葬入黑暗中的可怖的職業的人。

影子從浮起在伊豫海岸新居濱的旅館裡遇見那個不幸的女人的影子來。

雨越下越大，大雨點子敲在車窗上，像小石子在上面似的，發出很大的聲音，女人緊跟在男人背後，走出車門，車到木津川驛，兩人下了車，男人背負着立在暴風雨中的燈柱子，燈放射出不甚大的亮光，女人坐在長燈上，把半個身子倚着小包袱，也許是在後悔自己這次無謀的一失足，而在漸漸的對渺茫的未來感到恐怖，對明日的運命感到大的威脅。

「復活」的女主人公克裏到將要出發向戰場去的火車裡找她的主人公，也是在狂風暴雨的暗夜，火車轟轟出動，可是破壞了她的貞操，而使她有了孕的那個男人，却正在喝着酒，玩着撲克，對克裏根本沒看她一眼，不，他根本把克裏留在在這個市鎮的事，都忘的乾乾淨淨，只是「到戰場去」。

任性而為的男人們，遺留給無垢的女性的，只是絕望，反感，

自暴，自棄，甚至於在最後尚有女性毀滅自身的陷坑，在等待她們。

雨更大起來。

像今天早晨似的，車通過木津川鐵橋的時候，也是狂風，恨不一下子把火車吹下河去，暴雨毫不間斷的敲打着車窗。

在黑暗中，模糊的看出木津川岸上的白沙，重慶周圍的小竹林和小廟也只在一抹中消失在暴風雨裡。

我勉強打開車窗，希冀在黑暗中看出那墳和塔，只是一片飄動的，任甚麼也沒看見，冷雨毫不容情的打到臉上。

x x x

到京都來已經十天。

白天還是悶熱，只好黃昏到三條大橋上去參觀乘涼的人們。

旅行中看到甚麼都能引起內心裡的好感。

躺在門口的長凳上乘涼的人，哄着小孩往東山去的母親的背影，催眠曲的低聲，都能使人懷戀。

長年住在京都的人，也許感覺不到甚麼，可是在旅行者的我，對那單純的風都有些留戀，看昏暗的燈光下飄動着的小布簾，使人聯想起舞台上的樂器古戲來，在微涼的秋風裡，倚着三條大橋的欄杆看天上的星星，使人體會出包圍在高山中的京都市，是怎樣的可愛，固然，在大阪市也能看到幾許山峯，不過那些山的高低，終不如京市周圍的山，來的適綽，並且喧騰，吵嚷的大阪市只給予人「心忙意亂」，而沒有絲毫美麗的，安閒的感覺。

山中市似的京市，顯得非常安靜，白天，眺望山上夾雜在青雲中的塔，廟，晚上山上的燭燈光直射到市裡來，住在這安靜的都市裡，疲勞的靈魂，像被柔軟的手撫摩着似的，有形容不出的好感。

覺。

京都也和其他地方一樣，大鬧着「祈雨」，所以晚上站在三條大橋上，看兩旁的高山上，每晚在焚着烽火，我因為愛看那高山上的火焰，所以每晚到橋上來。

昨天乘電車到南禪寺前，頭頂上斜着上月月，浴着晚風沿疏水走回來。

早晨，東山的蔭影還罩住京都市一半的時候，在三條大橋上，看見建仁寺的托鉢僧四五人，囉囉的呼聲，在初秋涼爽的晨風裡走到橋上來，走過去，依然不停的囉囉，頭上頂着滿裝鮮花的花籠的大原女（頭上頂着新柴，花等到京都去作買賣京都近鄉女人——譯者註）多人，輕輕的低吟鄉土歌謠，走過去，這些也給予旅行者許多樂趣的懷戀。

在京都市看見一個許多年沒有看見過的真正「靈無僧」（日本佛教普化宗的僧人，許可蓄髮，頭上戴着叫作「天蓋」的草蓆形的大帽，罩住整個的頭臉，覆木屐，白色大衣下穿小緊身，披着袈裟，吹着尺八，到各地乞錢修行，明治維新前德川時代，關西地方屬於京都的妙音寺，關東地方屬於江戸的一月寺。當時有很多的武士犯了罪，爲逃避而改裝入靈無僧，又名「禪者」——譯者註），也許這位靈無僧已經失掉了靈魂，可也難怪，根本靈魂在他們，是不會保持永久的，本來在宗教的立場上來說，除掉開宗立派的祖師之外，誰能真正的永久保持靈魂？不但宗教，俳文學方面，除掉芭蕉之外，有真正靈魂的有幾個人？根本連稍微表現在外形上，給予人喜愛，都做壞了了。

在人類的所有工作中，以真正的靈魂去工作有的幾許，有時候

也偶爾在外形上使人看到少許，可是假使用寬容的態度來仔細看這少許，却往往在這少許中看出意想不到的真正靈魂存在着。

假若人們能把所有的「好」事和「好」物——即使僅「外形」也好——保存着，該多使人滿足！

聽着早晨在京都市內囉囉走過去的建仁寺的托鉢僧的呼聲，「悟」的人自然會「悟」的，即使不能完全「悟」，聽過了那悠揚的呼聲，看過了那背影，也應當體悟出一日的正覺，一刻的正覺來，同樣的，吹着尺八（日本古樂器，用竹子作成長一尺八寸，豎着吹，前面四孔，背面一孔，聲音和中國的簫相像——譯者註）在秋風中走過去的靈無僧的背影，和那淒涼的音調，也能給予人一種「無常」的感覺。

希望在人生中，盡量把一切都毫不拒絕的「受容」。

也許有人說那些只是一些幻覺，是幻覺也罷，非幻覺也罷，只需要把一切都「受容」着生存在下去。

即使在幻覺中也有真正的人生存在，誰能否認「人生的一切，本來就是幻覺」這句話。

在三條大橋上，聽見昨天的秋風，看見建仁寺的托鉢僧，看見整個的臉罩在「天蓋」裏，穿白衣裳，吹尺八的靈無僧，看見流星疾馳，感到人的生命是在剎那剎那的被剝奪下去。

經過霜根的時候，合歡花還在盛開，將近黃昏過近江，波濤聲隨着秋風送過來，四國地方山頭上又點起祈雨的烽火，這一切都毫不拒絕的「受容」，更又把圍繞在我心中的許多人們，生存的喜劇，人生等「靜」的品味一遍。

雲，鳥，秋風，合歡花，草，水色，晚霞的天空，街上的晚燈  
美麗的心境，除掉這些之外，那兒還有人生存在？

假若從這個世界上失掉銀河，假若晚霞，天空，水，草，秋風  
等一切都失掉之後，更進一層，連美麗的心境都失掉之後，從那兒  
能找出生存的價值來。

秋，降臨到草原上，

小孩子們，在晚風裏小臉通紅的在捕蝴蝶，

他們都光着身子，

像要跑到遠處的高山去似的，

追隨着秋風，

他們不斷的喊着叫聲，

大地把他們抱在懷裏，

太陽懶快快的動作笑臉，

落到西山去，

孩子們停立在秋的世界裡。

孤伶伶的一個旅行者，

才子在夜的草原上，

看：

遠方的地平線，

銀河，

白色的瀟瀟，

都在他的希望之途上，

森林裏，小鳥入夢，

靜靜的樹蔭裏，

露珠在安睡，

半黃的葉子在秋風中私語，

小河的流水，

這些都在旅行者的希望之途上。

晨風拂過大地，草原，

菱花漂在黎明的水面，

天空顯出青色，

鳥在樹上啼叫，

孤伶伶的一個旅行者，

才子在草原上，

一切都在他的希望之途上。

孤伶伶的一個旅行者，

才子在草原上，

道，延長到無限的遠方，

接連着白色的天空，

他心裏只在想他一個人的世界，

沒有時間，更沒有空間，

他回聲，

那美麗的女人，

把淒涼的回憶，  
都丟掉在途中，  
彳亍在草原上。  
地上的小草，小花，  
丟掉他記憶中的夢。  
只是他一個人，  
在秋風中，  
姑娘呀！死者呀！  
地上的小草，小花，  
別，死，愛，憎，  
人生旅途的終點，  
世界的自門，  
無聲，無光，無色，無墳墓，無祈禱，  
只是虛無的世界。  
姑娘呀！  
曾經愛過的姑娘哪！  
丟掉記憶，  
看地上的小草，小花。  
東風儘量吹吧！  
到他的家。  
南風儘量的吹吧！

到他的門。  
丟掉記憶，再就無所爲了，  
看，雲，看，山……  
彳亍的日子，應當尊重他，  
回想已經忘記的記憶；  
回想已經忘記的面影。  
丟掉記憶，  
靜，的彳亍在草原上，  
看那小草，小花。  
南風儘量的吹吧！  
到她的孩子們的面前；  
北風儘量的吹吧！  
到她的墳墓上；  
究竟是，  
彳亍在草原上，  
抑或是，  
彳亍在死的世界上，  
除掉神以外誰能明瞭？  
癡癡着陰闇的悲容，  
愛惜着彳亍中的時光，  
看那小草，小花。

(自「死在大樹下」)



## 編後隨想

「你爲甚麼要編這樣的雜誌呢？」有許多朋友見了面這樣問我。從語氣和面部的表情，都含着使我不好意思的不屑的輕侮。在這種場合，我大抵是一聲不響，祇輕輕地暗自苦笑一下。在苦笑中我覺到：倘把鏡子來照看，我的臉都不知該是怎樣的難看。「爲甚麼要編這樣的雜誌呢？」自己覺得很有一點理由，但是說出來有誰會相信呢？我知道朋友們在我說出之前便已給這種理由預備了「那是爲了辯解的辯解」的結論。在口頭上雖然因爲感情的激動，不易說出，但是，請容我在這裏答覆出來。

這種人的性格，我們從發行所以及誌名便可以覺察得出。在許多的中國的此地，明達之士是不會來胡扯這一套的。但是，這個雜誌會因此而停頓嗎？決不，我們從目前的現實的教訓，應該明曉你不來

扯是仍會有人來扯的。扯的結果怎樣，你只看那扯的人，就盡可閉起眼，合了口，塞住耳朵。我們不忍開問那定不可移的必然的歸結。這話說得含糊，但在有心人聽了總是可以神會的。

對處這種事態，我們應該怎樣呢？聽之自便嗎？但是到多時纔是了時？到甚麼程度纔能底止？有誰能給一個適當的答覆嗎？倘不能，我們便不能聽之自便，我們是仍有走上前去的必要的。

雖然是手段各異，但是我們的最終的目標只有一個：把祖國強健起來。在這個唯一的終極目的之下，我們是儘可以自己選了自已就便的路子走下去的。我編這樣的雜誌也就是我要選了自已就便的路子走下去。

好事也許會被人惡用，惡事也許會被人善用，事在人爲，這話的確是無時不在被事實給證明着。

把國家總實起來，這無疑的是每個國民的當然的義務，但是，在我們的國家，是這國民的當然的義務都無能使我們得益。這樣日子久了，自然難免使國民失掉

了自覺，遺忘了義務而神經麻木起來，今日爲外人所感傳的「支那人沒有國家觀念」大概便是由此而生。有心的人不會悲嘆，有力的人不會失聲，我們無須焦慮牛步的遲緩，只要能夠得進一步便進一步地前行，至少也足以表示出我們尚未死僵。

倘若一步也不得前行呢？那麼我們就立定腳跟，曉得罷，爲了免除墮落退後我們也是須要不減於前進的努力的。「誰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雖然是應該放棄的非國民的退避的態度，但是在我們還是屬於進取的良策。

我們不敢說中國過去的排外思想的無誤，但是我們無論怎樣也是必須保持「對人要求以自由平等待我，對我要求以自由平等待人」的基本的國民的態度。要與須構築在這基石的上面，拋開這座基石，善隣是萬一也不會成立的。

我們向人家不做無理的要求，交換地，我們也不要人家向我們無理的要求。

# 歡迎投稿

# 接受批評

# 希望訂閱

## 月刊「教隣」稿約

- 一、本刊以敦仁善隣，灌輸各民族國家之共存共榮與劃共思想而促進新建設為宗旨。
- 二、凡與本刊宗旨相合之稿件，不拘著作，翻譯，均所歡迎。
- 三、投稿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四、譯稿，須附原書，否則請詳示原書名稱，作者姓名，出版年月與地址。
- 五、稿未請開示真實姓名，住址，至發表時之署名則隨作者自便。
- 六、對於投稿，編輯人有酌量刪改之權，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 七、投稿除預先聲明，並附有郵票者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
- 八、投稿經揭載後，每千字酬以五圓至八圓之稿費，並贈該期本刊一冊。
- 九、經本刊登載之文稿，著作權仍歸作者所有。
- 十、投稿請寄至北京市王府大街七一號

華北善隣會編輯部

電話東局⑤五二二七號

# 華北善隣會

〔華北善隣會叢書第一輯〕

三原 敬男 著

定價金拾五錢

善隣工作は神業なり

〔華北善隣會叢書第二輯〕

岳 跡 樵 著〔華文〕定價圓幣四角

如何解決中日問題下之青年苦悶

〔華北善隣會叢書第三輯〕

陳 幸 平 著〔華文〕定價圓幣四角

中日盟約與中國前途

〔華北善隣會叢書第四輯〕

宋 介 著〔華文〕定價圓幣四角

華北反共運動之展望

華北善隣會發行

教 購

第一卷 第四・五期

華北政務委員會登記證書內字第四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第一類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一日發行  
（每月一期）

定價圓幣四角

本期「今日的話題」和上期同樣，仍是不期而然地陷落在文學的圈子裏，簡直成了文壇現形記。固然是因為了近來文壇上的奇行怪事層出不窮，故而致有以致是，但是，我希望不限於文壇，其他的各部各門的話題也都能被發掘提示出來。

上期的編輯後記，曾廣告本期「文壇」出日本文學特輯，但是約請的幾位譯者雖然俱各滿口應承，却繼續奔走於當官和營商，所以文壇便首當其衝的受了當官和營商的毒。

生活第一，在現實的苦境裏，我們不能過厚其非，不過我總希望他們能有在酒足飯飽之後再轉將回來的一日。

投稿諸君，不要因為自己的稿件不見登出便而生怨或氣。編者自覺還不是竟至為私心蔽蔽的人，好的稿子早晚一定會登出，不合的稿件如果認為有必要也是不管附郵與否一定退還的，不消說在退還之間內心是不停地期待作者能有合適的文稿寄來。

我們另外計畫着的文壇副刊，最近便可出版。這是幾個不能忘情於文學的個體，憑了自已的人性和韌性，在這受難的時期却偏要絞榨了沒有幾許多餘的精力，用出賣體力而賺得的勞金，自家出版的刊物，好也許不會好，但是我們是盡力而為了，所以即便不好，在自認低能之餘也是引以自慰的。

活生生，發洩，一般的正人君子者流準定要以爲這是近乎邪魔外道，但是在我們，卻恰如以前所歷經歷歷的，是我們衷心冀求的青年之情感的表現。就因爲這點關係，倘若被我們發見了惡點，縱然是我們的近親好友，我們也要疾惡如仇地擊倒他，反之倘若被我們發見了好點，假令是我們的敵人，我們也要低頭致敬地予以讚揚。不消說，在這之間我們無時不在努力於磨亮自己的眼睛和七首。

我們認爲遺憾的，是人單勢孤（但並非無力）不能更發揮了正義的辯的力量，壓倒地底地靈粉碎了窄小的暗昧，無恥，卑鄙險險和欺詐的行爲。世間不少與我們同志的朋友們，我想這樣的同志若能携起手來共同強進，橫行在我們的社會間的角落，的醜類即不至絕跡也必稍減淫威。

救 鄰 第一卷 第四·五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廿日 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一日 發行

編譯者 王 真 夫

印刷所 新民印書館

北京內一區王府大街七一號

發行所 華北善隣會

電話東〇五二二七

廣告	價 定	
	數 量	價 格
希望於本刊登載廣告者請至華北善隣會總務部面談	一冊	壹圓貳角免收
	半年	七圓貳角免收
	全年	拾四圓整免收
	發行	每月

△各地書店均有代售者難於買時請向華北善隣會定閱  
△定閱請先惠款